

道古堂文集 卷廿二至廿七



08065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

仁和 杭世駿

議解志

擬請復漢儒盧植從祀議



臣案禮記一書為羣經之總滙其閒兼言二代之制不無純駁之異而後儒立解大約推尋義理則易考釋名物則難惟後漢大儒鄭康成盧植二人得師說於不傳之餘深文奧解迴絕攀躋誠經學之大師聖門之宗子也有唐貞觀十四年增定孔廟從祀者凡二十二人而植與康成實在其列當時敕撰五經正義羣儒論議何止百家諸臣考定同異至詳且晰從祀之典獨取此二十二人亦可謂是非之公矣代歷千年未之有改至明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之議以盧植鄭康成等學未顯著罷其從祀逮我

聖祖仁皇帝推崇經學特復鄭康成之從祀而盧植大儒迄今未有議者夫植之解禮記雖無傳書據鄭志荅吳模云注記時執就盧君則康成注禮亦嘗就問於植矣孔穎達唐世大儒其撰正義自蕭望之許慎賀循而外南北諸儒若庾蔚賀瑒皇甫侃熊安生諸人莫不抉其疵謬疏其結轡而禮記疏中所根據于植者凡二十

九條皆與鄭氏顯然爲異而不敢少加評駁則植之於禮純矣粹矣焉得以學未顯著少之也夫康成隱修經業杜門不出其大節在逃何進之辟避董卓之徵而植當漢緒衰微中人構禍抽白刃嚴閣之下追幼主河津之閒造次必於忠義爲東漢宗臣第一暨乎卓議廢立楊彪袁隗之徒皆喬木世臣坐而結舌植獨抗論不回幾觸凶談此非服膺聖教博習經訓者能若是見危不奪乎故荀爽推九家之易愼墨而就三公蔡邕正七經之文依回而參論議未若植之勁節彪炳照耀史冊者也推其經術則如此條其行誼則如彼當復從祀無可

疑者我

皇上睿智聰明超越前聖凡儒生之攻苦皆青宮懋勉時所徧歷于傳經明道之言至爲粹美前儒得失皆在聖心臣備職儒官與修三禮推求義類知羣言未立之初如幽室之求燭若非盧鄭二儒深切著明後學豈易藉手當此經學昌明之日而煌煌大儒不得與於千秋之俎豆豈非闕事乎敢申愚管之見干瀆

宸嚴無任戰兢凜慄之至

盧注禮記隋書經籍志十卷唐書藝文志有二十卷  
唐初孔穎達撰正義陸德明撰經典釋文皆引其說

獨怪盧氏奕葉宰相無有傳其業者則是書在唐時  
已亡今就孔陸二家中零章斷句有裨於經術者錄  
之所謂存什一於千萬也

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盧本作走獸見釋文

毋固獲 固獲取之爲其不廉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疏云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  
注云不饒多也盧植以爲然

僕展軫 軫轄頭轄也

爲其拜而芟拜 盧本作躄見釋文

國君不乘奇車 不如法者之車也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一 議

去國三世 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

檀弓填池 盧如字見釋文

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 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

臣賓後則近南也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 遣車亦中從下疏云非其宜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 使者公子繫也古者名字相

配顯當作韞

王制 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

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

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

天子七廟 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皆據周言也

必因天地寒煖燥濕 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

執左道以亂政 左道謂邪道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 議

四

有虞氏以燕禮 燕禮脫屣升堂

月令乃擇元辰 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

曾子問服除而后殷祭 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

歸殯反於君所 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

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 春教于夏教  
戈秋教羽冬教籥

禮器德產之致也精微 天地之德所生至精至微也

郊特牲鬱鬯 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為鬯也

內則后王命冢宰 后王后也王天子也釋文后為

天子之妃疏所引

櫛縱 縱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

夏宜腍鱗 腍雉腊

芝栴 芝水芝也宋刻本作木芝

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 以魚須及文竹為笏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一 議

五

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 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耳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

少儀不畫地 不敢無故畫地

手無容 不弄手也

不嬰也 嬰扇也雖熱不敢搖扇也

雜記上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謂降服大功者也

素端一 布上素下皮弁服

喪大記君於臣撫之 賤者畧也

父母於子執之 執當心上衣也  
婦於舅姑奉之 尊故捧當心上衣也  
妻於夫拘之 拘輕於馮重於執也

君卽位於阼 上言卽位于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卽位于序端此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卽位于阼階也

君松楸 以松黃腸爲楸

君裏椁虞筐 鄭云虞筐未聞孔云盧有解不錄

仲尼燕居禮猶有九 揖讓而入門一也入門而縣

與二也揖讓而升堂三也升堂而樂闋四也下管象

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儒行儒有席上之珍 儒是侍坐席之珍可重也

孔陸二家外凡引盧氏之說亦就所見彙錄

曲禮三十曰壯有室 三十壯盛可以取女 周禮媒氏疏

入門而問諱 鄰國之君猶吾君也 通典一百四卷

檀弓周人牆 牆載棺車箱也 後漢書趙咨傳注

畏厭溺 畏者兵刃所殺 通典八十三卷

師吾哭諸寢 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一卷 又一百

子游曰其大功乎 子游爲近是也 又九十三卷

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未聞有服也齊衰非也游夏不親問夫子是以疑也禮家推以爲當在小功以母親極于小功又

無爲戎首戎兵也言不舉兵爲行陳之首誅之則

善矣又九十卷

請諡于君君衛靈公也又一百四卷

請所以易其名者無諡則當書名故易其名也又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喪朝夕奠尙生事之虞而卒

哭諱新是爲以生道事之畢矣復以鬼道始事之也

已者辭也又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一 議

七

宰夫於周禮爲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喪掌

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君也小官屬官也

戒令卽所謂捨故而諱新之屬又

自寢門至于庫門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也寢門

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又

王制大樂正以告于王今太常卿如大樂正丞如

小樂正大樂丞如古小胥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

月令載青旂有鈴曰旂又輿服志

以迎春於東郊東郊八里之郊也南郊七里郊也

中郊五里郊也西郊九里郊北郊六里郊也魏書劉芳傳

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帝天

也藉耕也天子耕藉一發九推耒周禮二耜為耦一

耜三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

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

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注續漢書禮儀志

祠于高禩 元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三

牲請子于高禩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

子故謂之禩以為古者有媒氏之官故以為神 又

祈來年于天宗 天宗六宗之神 又祭祀志

角力 如漢家乘之引闕踟躕之屬也 又儀禮志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議

命有司大難 所以逐衰而迎新 又

曾子問埽地而祭于禩 本父當成之不能成故已

冠而祭之若成之矣通典五十六卷

而后饗冠者 飲賓也 又

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 殤無為人父之道

宗族庶子但主其喪不為後也 又七十三卷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 公族諸侯

同族也磬麗繫也郊外曰甸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

國人同慮兄弟故繫之甸人 又一百一卷

為之變如其倫之喪 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

也又

遂設三老五更 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

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 注續漢書 禮儀志

禮運還相為宮也 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常用事

者為宮宮君也 隋書音 樂志

禮器必先有事于配林 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

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

將祀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 注續漢書 祭祀志

因名山升中于天 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于

天也 又

道古學文集卷二十一 議

九

郊特牲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 謂無屋 又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諸主祭以土地為本

也中霤其神后土卽勾龍也既祀于社又祀中霤 又

迎長日之至也 夏正在冬至後 南齊書 禮志

郊之用辛也 辛之為言自新潔也 又

玉藻朝日于東門之外 朝日以立春之日 又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 但為公家諱不得為私

家諱也 通典一 百四卷

廟中不諱 不諱新君厭于祖禰也 又

教學臨文不諱 教詩書典籍教訓也臨文謂禮文

也詩書執禮皆雅言故不諱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  
又

明堂位朝諸侯于明堂之位 明堂即太廟也天子

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

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

近世殊異分為三耳 詩靈臺正義

喪服小記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謂

俱有過而出女君為其子服嫌妾當從服故言不也

通典入十七卷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 謂逢變三年後乃葬者虞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一

議

十

耐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 又一百三卷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謂父

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淺不

追服也 又九十入卷

婦人笄而不為殤 女年十五笄 又九十卷

大傳殊徽號 徽章也號所以書之于綏若夏則書

其號為夏也 又五十卷

學記此大學之道也 明堂靈臺辟雍大學同實異

名 隋書牛弘傳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 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

故曰禘善唐書禮儀志 禘者諦也冊府元龜

大夫立三廟 天子之大夫也通典四十八卷

中庸追王大王王季 太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號

之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實始翦商王季綏和文王

懷保王業所興故追王也王妣亦同尊其號又七十卷

### 師制服議

自檀弓心喪之制定於是門人之於夫子若喪父而無

服然猶羣居則經漢夏侯勝死竇太后為制服以荅師

傳之恩而東漢風俗遂為制杖同之于父甚且有表師

喪而去官延篤孔昱李膺見范史 宣度見風俗通 劉焉王朗見三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

議

十一

國志其較著者也而應劭嘗譏之至晉定新禮從摯虞之

議謂淺教之師哲學之徒不可皆為之服或有廢與悔

吝生焉于是無服之制相沿至今未之有易杭子曰甚

乎虞之教人以薄也師者匠成我以進德脩業者也於

其死而等諸塗之人在人情為寡恩在禮制為闕典淺

教之師哲學之徒以之幾聖學較儒術固不可同日語

然向者既有北面之義民生于三而事如一教不同而

倫則同為制服以厚俗也若謂其淺教哲學而豫申廢

興悔吝之說澆季末俗將遂有逆師畔教藉口實於摯

虞之議而傳道受業解惑之儒竟至甘受菲薄而莫能

以師道自立者故吾之議謂師死不可以不制服其制奈何弔服加麻三月除之此魏王肅鄭稱之禮也弔服加麻既葬除之此宋庾蔚之之禮也禮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葬春秋疏云踰月亦三月也此五服之總也其服奈何朱子之喪門人用緦麻深衣而布緣何北山之喪王魯齋定議元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屨履金仁山易之爲元冠加帛經帶方履今可仿其意而變通之元冠經帶可也三月不宴不聽樂三年心喪

### 朋友制服議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此無服之服也鄭康成云爲

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朞是朋友有心喪而服制無明文喪服傳曰朋友麻康成曰服弔服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緦麻也疑衰也漢郭有道碑朋友如韓子助宋子浚服心喪朞年者二十四人是也後漢張劭死范式爲服朋友之服晉京兆韋冲受應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泣宿草唐裴佖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佖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權臯卒韓洄王定爲服朋友之喪摺紳美之而史亦不言其服制何若唯戴德撰喪服變除有云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徐邈荅禮問亦稱同喪緦朋友麻吾以爲特不可以施之今日昵交密友有登

堂拜親之敬制服興復古道似爲無害然其末流寔失不肖者將假之以貢媚權門而賢者或因之以結怨流俗則其道不可以久或朋友死於外無親者爲之主儀禮喪服記曰朋友皆在宅邦袒免歸則已此猶可行

禮記爲殤立後議

或有問於余曰三殤之服之從期而降也爲其未躋於成人也未冠未字未昏死而爲之立後可乎曰可記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何謂臣不殤君魯閔公八歲而被弑於時卽位二年儼然朝羣臣蒞百姓矣左氏譏躋僖公爲逆祀是則終僖公之世閔公之主祔廟也久矣何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 議

十三

謂子不殤父經無明文事無顯據南北諸儒無異同之論余以意度之是必取昆弟之子以後三殤所以濟禮之窮而重絕人世也吾友趙稷有二嗣子曰光曾曰炳其兄肩吾死無後以炳爲兄嗣斬焉衰經告於庸赴於族其已事也乾隆歲在己卯光曾十五而殤將取炳以歸則負亡兄之約而傷寡嫂之心如不以炳爲嗣則稷之血允絕余執子不殤父之說以進曰炳長矣需之五六年或需之七八年冠而昏昏而生子句男也卽以後光曾是肩吾無子而有子稷無子而有孫於情順於禮合於嗣續之計得善之善者也或曰禮殤不立主祔於

王父呼其名而祭之今既以炳之子後以稷主祭呼其名可也以炳之子之爲後者主祭呼其名則不可曰雜記曰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句神也鄭氏曰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夫使光曾不殤則必待冠而字今既殤矣禮有造字之例余爲之製字曰承祖以待夫炳之子他日之祭而不跲於詞也禮也或曰如子言光曾雖死猶勿殤也然則稷當何服曰上殤九月中殤七月國制也禮聞子不殤父未聞父不殤子光曾十五而殤稷爲之服七月之服不得以私情干也亦禮也吾聞光曾有至性寒不敢先衣飢不敢先食事父惟謹讀書攻苦將自振以大其家聲而天不永其年則稷之不幸也雖然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殤不殤有定數焉余爲創立後之議以止稷祝子之痛世有君子其不以余爲無稽也夫

### 劫質議

劫質之作偏其在曹沫柯之會乎而公羊以爲要盟嗣是項籍嘗獲漢太公太公一庸人耳殺之不足以除疾而歸之足以市恩然分羹之說出於高帝則高帝實爲不孝暨東漢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

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光和中太中大夫橋元就醫里舍卒有三人持杖劫執元少子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司隸校尉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促令兵進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貨開張奸路詔書下其章建安中呂布遣將詣夏侯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將韓浩促召兵擊持質者惇得免魏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以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議者曰元與浩皆是也然幸而盜所劫者元之子與夏侯惇耳設不幸劫其親以爲質將并擊之乎抑不并擊之乎不并擊則喪貨并擊則棄親少有心者鮮不以爲不并擊爲是然則不顧質之說此何可以爲萬世法曰不并擊也可要盟可畔而畔之此公羊之義也或曰與之貨而盜不可擊則奈何曰吾之立訓蓋恐天下有重貨而遺其親者得親爲重而擊盜其次也非謂盜得吾貨而我必欲擊之之爲快也非然則并擊者國之良法元與浩吾何譏焉

韓詩至唐而亡解

經典釋文序錄云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隋書經籍志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此唐貞觀間說也夾漈鄭氏謂韓詩亡於五代以後果何所據哉張守節論史記注例云與韓詩同者則取毛傳鄭箋等釋章懷太子注范史用齊魯詩者十之三而用韓詩者十之七李善注文選多用韓詩朱子嘗欲錄出之而未有暇厚齋王氏因之以作詩考故韓詩之存者獨較齊魯尤多然張李之注皆唐開元以前之本繼是以後唐人之經學漸衰其能舉韓詩者鮮矣則其亡也當在此時夾漈不敢斷其亡於唐而詭其辭于五代以後蓋知唐之作者遽覽之而不能盡或有出一說以相引證將恐其言之不足取信故且依違言之亦不敢決言五代而第曰五代以後蓋至于宋而其亡焉必也此夾漈之善藏其短也

國馬公馬解

奉新帥先生按試於越條問國馬公馬八邑之士無有應者乃據舊所聞于師者妄爲之對云春秋外傳楚鬪且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韋昭解曰國馬民馬也公馬公之戎馬也趙岐釋孟子兩馬之力卽証此二語而第改其文曰國馬足以行關夫所謂行軍者韋昭以爲十六井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而陳祥道禮書則據司馬法以爲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疋是

馬之數兩說不合而岐又改爲行關孫奭疏之茫無發  
明意卽班史所稱馬弩關之關乎然而未可以臆解也  
公馬掌於周禮馭夫之官註疏旣無解釋宋王與之鄭  
鏐葉時輩亦皆依文約句無有實指公馬爲何馬者唯  
陳祥道曰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駑之六馬  
此公馬也然則公馬之解究不出于夏官稱賦之賦韋  
昭以爲兵賦耳

志西漢鹽鐵

食貨志不專言鹽鐵事以詳于地理也大約產鹽者凡  
三十四處河東郡之安邑太原郡之晉陽南郡之巫鉅

鹿郡之堂陽勃海郡之章武千乘郡之千乘北海郡之  
都昌壽光東萊郡之曲成東牟幟昌陽當利琅邪郡之  
海曲計斤長廣會稽郡之海鹽蜀郡之臨邛犍爲郡之  
南安巴郡之朐忍隴西郡安定郡之三水北地郡之弋  
居上郡之獨樂龜茲西河郡之富昌朔方郡之沃墜五  
原郡之成宜雁門郡之樓煩漁陽郡之泉州遼西郡之  
海陽遼東郡之平郭南海郡之番禺蒼梧郡之高要皆  
設鹽官而金城郡之臨羌有鹽池朔方郡之朔方有金  
連鹽澤青鹽澤皆在南雁門郡之沃陽有鹽澤在東北  
左馮翊之蓮勺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爲鹵中

見宣紀如淳注平當嘗請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產鐵

者凡四十七處京兆尹之鄭左馮翊之夏陽右扶風之

雍漆宏農郡之宜陽河東郡之安邑皮氏平陽絳太原

郡之大陵河內郡之隆慮河南郡之滎陽潁川郡之陽

城汝南郡之西平南陽郡之宛廬江郡之皖山陽郡沛

郡之沛魏郡之武安常山郡之都鄉涿郡千乘郡之千

乘濟南郡之東平陵歷城泰山郡之嬴齊郡之臨淄東

萊郡之東牟琅邪郡東海郡之下邳朐臨淮郡之鹽漬

堂邑漢中郡之沔陽蜀郡之臨邛犍爲郡之武陽南安

隴西郡漁陽郡之漁陽右北平郡之夕陽遼東郡之平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一 議

六

郭中山國之北平膠東國之郁秩城陽國之莒東平國

魯國之魯楚國之彭城廣陵國皆設鐵官而丹陽郡有

銅官越嶠郡邛都南山益州郡來唯從陟山皆出銅

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

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而漢所產之地止此然則桑

孔之所辜權猶未爲盡利矣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三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說 辨

重卦不始文王說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注言每卦八別者重之數京房曰神農重乎八純鄭康  
成以爲伏羲畫八卦神農重之魏易博士淳于俊襲其  
說而司馬貞史記索隱因之劉安以爲伏羲爲之六十  
四變魏王弼吳虞翻襲其說而孔穎達作正義陸德明  
作釋文陸希聲作易傳因之薛貞注歸藏云神農氏旣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三 說

一

重爲六十四卦而初經更本伏羲八卦此演康成之說  
也朱震漢上易傳云歸藏初經者伏羲初畫八卦因而  
重之者也八卦旣重爻在其中此演王弼等之說也今  
以大傳十三卦言之則重卦之始實始包犧包犧氏取  
諸離黃帝堯舜取諸乾坤此故經卦之名無論巳曰益  
曰噬嗑曰隨曰豫曰渙曰小過曰睽曰大壯曰大過曰  
夬此非重卦乎連山之有重也徵諸魯穆姜矣蕞于東  
宮始往而筮之遇艮八注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  
上九惟六二不變劉恕解周禮以爲是艮之隨者此連  
山之易國語晉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可例斷

也歸藏之有重也徵于坤啟筮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徵于節卦有殷王其國常毋咎目之文若左氏內傳所載春秋參用三易三法並卜故有三占從二之說其班班顯言者不一而足但不能明別其孰爲連山孰爲歸藏而要之非周易則確然可信咸季之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曰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其繇辭之不同如此邵伯溫述先君之說曰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道一也鄭鍔曰三代之易名異而卦不異羅泌曰尙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十有四以愚度之周人若非參占三易連山歸藏何以掌於太卜連山歸藏若無重卦周人何以用爲參占故謂重卦始于文王此直司馬遷揚雄之臆解惜乎易祓林千之吳澄諸人知闢之而不能暢其旨也李嘉會曰文王所重蓋繇辭耳若乾卦曰元亨利貞是也至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彼蓋見連山爲夏后氏之易而不知其因於伏羲也歟

以牛耕於經無所證周禮大司徒言任地者備矣獨勿  
及是是牛不常耕也鄭康成前聞博古卽其前後所解  
於茲事亦確無定見注閭師云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  
也

賈疏六畜惟牛可爲農事

注里宰云以歲時合耦於耨合人耦則

牛耦亦可知也據此二言則似六典未設以前已有牛  
耕之事至注考工記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今之  
耜岐頭象古之耦賈公彥申之云後漢用牛耕種故有  
岐頭兩腳耜據此則是古無牛耕牛耕始於漢也漢平  
都令光教趙過以人輓犂始見於班書食貨志後遂以  
爲牛耕之肇始宋之學者多不信之浚儀王氏引山海

經謂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夫山經出於伯翳與后  
稷並時焉知其孫叔均之事乎此爲後人所屨入可知  
平園周氏據賈誼劉向以爲飽牛而耕出于邾穆公之  
語水心葉氏以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若非  
用耕於牛何取夫新書新序掇拾舊聞皆出於秦火之  
後異人爲說不可爲據孔子弟子之有字所據非史遷  
之列傳卽文翁之學堂圖而家語一書又出於王肅之  
增加皆不得謂孔氏之遺言若以爲春秋之世已有行  
之者當時計功言利之臣齊若管仲越若計然凡所以  
富強之術講之靡不析用之靡不盡奚獨此天地自然

之利顧反忽而不察乎卽至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  
雖刀競而耕犁之利未開非心計疎也當時徵發繁興  
人車牛輦悉以供戰鬪之用其所以不得兼者勢也杜  
元凱上疏云古者匹馬邱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其言  
似有可聽而實則廓然一無所據夫預固癖於左者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三傳之文炳若日月而未有及于此  
可以證春秋無牛耕之制矣余以爲牛耕之制蓋自秦  
始創之平原君云秦以牛田之水通糧其明證也故呂  
不韋作月令云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亦因其國之  
所利言之也當時六國艷其利遊說之徒轉相傳說故

太史公律書言牽牛云牛者耕植種萬物也夫牽牛本  
於星經星經本於甘石甘石之徒生於戰國耕植種萬  
物之云非因秦之制乎若趙過之以人輓犁則漢世遂  
以爲常法王莽傳假貸  
犁牛種食而非其所特創者歟

賈思勰齊民要術序曰九真廬江不知牛耕任延王  
景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燉煌不曉作耒犁及種人  
牛皇甫隆乃教作耒犁龔遂爲渤海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顏裴爲京兆課民無牛者令畜猪投貴時賣  
以買牛

緯識起於哀平之際而新莽用之以竊漢祚中興之後  
光武好之尤篤多以決定嫌疑公卿擢用皆據識文又  
命薛漢朱浮等校定之中元元年竟令宣布天下顯宗  
肅宗因相祖述于是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中  
丞之官掌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識之屬至董卓遷都關  
中王允悉歛其要者以從于是乎赤伏符之數既盡而  
內學之流衍不與銅人鐘籛而俱亡吁其可怪惑也已  
秀水朱氏向有說緯一篇多引洪适隸釋及後世碑刻  
于范氏若不屑顧縷道卽謝承書及魚豢張勃陳壽葛  
洪諸家所志亦有脫漏者予因述而補之其見于謝承  
書者于李固則稱明于風角星算河圖識緯于徐穉則  
稱兼綜風角星官算歷河圖七緯于王輔則稱傳援神  
契于趙典則稱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朱氏但言姚浚  
姜肱亦已疎矣其見于范史者于李守則云初事劉歆  
好星歷識記李通父見通傳于穰人蔡少公則云頗學圖識見鄧  
晨傳范贊所謂李鄧豪贍舍家從識也于薛漢則云善說災異識緯于鄧  
暉則云暉據經識于蘇竟翟輔則云善圖緯于沛獻王  
輔則云善說圖識于鄭元則云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  
睹秘書緯術之奧于申屠蟠則云博貫五經兼明圖緯  
于劉瑜則云尤善圖識天文歷算之術于謝夷吾則稱

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賸聖秘觀變歷徵于郭鳳則云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于廖扶則云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于公沙穆則云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于樊英則云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于韓說則云尤善圖緯之學于法真則云博通內外圖典

蜀志

引三輔決錄注亦稱真少通五經兼通讖緯

當時以此爲家學世相授受楊

春卿善圖讖學緋裘中有先祖所傳秘記臨命戒子統修之統從犍爲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子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同郡任安董扶皆從之學究

道言堂文集卷二二

說

六

極其術

益部耆舊傳亦云董扶事博士楊厚究極圖讖

劉瑜特詔召問災咎之

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子琬傳其學明占候能著災異樊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李郃善河洛風星而子固傳之馬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而鄭元宗之魏朗則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牂牁尹珍從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其淵源如此故樊儵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曹褒受命撰次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其左氏與讖合者光武寫其傳詒藏之秘書見于章奏則張純奏建辟雍乃案七經讖明堂圖賈逵論歷引考靈曜

命歷序曹充議封禪引河圖括地象尙書璇璣鈴郎顛

條便宜據易內傳

注言稽覽圖

詩汎歷樞楊賜對祥異禍福

所在亦引稽覽圖中孚經及春秋演孔圖謝弼上封事

引援神契周舉陳災異引易傳

注言稽覽圖

永元中清河宋

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歷有著述者

則若景鸞兼受河洛圖緯以類相從名爲交集翟輔著

援神契鉤命解詁十二篇而鄭元宋均皆注七緯元注

二禮雜用易說孝經說皆緯也則自東漢之世朝廷之

制作家庭之講習學校之師承著撰之敷證莫不以此

爲圭臬者惟桓譚以爲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

之類且以極言讖之非經獲罪而尹敏亦言讖書非聖

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人

張衡亦言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荀爽嘗作辨讖之數

人者在范史中固皦皦乎超絕倫類矣若夫張臻學兼

內外扈累吟咏內書石德林篤好內事徵和兼善內術

譙周兼及圖緯王遠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科禁內

學而吉茂匿不送官蓋至三國之時其風未息當塗典

午之文確然可徵至使人君不修人事而崇信推步其

于聖人不語怪之旨卽欲不謂之不顯然相畔而不可

得也

賈說貽朱林表

四民有常職農以勞工以規矩士以詩書道德賈曰懋遷有無而便謹皎厲者實囊橐於是焉作苦非所耐手藝又薄而不爲易爲者蓋莫如士歟而飢寒之患施由士始於是津津乎俗惟賈之驚矣吾以爲爲賈良難人固有士名而賈行者矣未見有賈名而士行者也信義廉讓之風行乎庠序習焉安其故常施乎闈闈之內則憤憤焉而疑警乎反面而大笑之無他投以所不習也是故賈與賈之樹頗頗精心計相傾軋而未已令虞舜就時而不能化也士虱其間至則靡耳何利之能爲吾友朱君林表孝于親信於友脛脛焉非力不食樂歲而長飢習聞賈之利將趨而從之吾恐其有賈名而無賈行作賈說貽焉

醫三世說

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康成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世孔安國序尙書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杜子春注周禮連山宓戲歸藏黃帝王砭以三墳爲言道子春以連山歸藏爲言易而未有及於醫者神農嘗百藥著本草經而管呂晁錯所引神農之教亦無有及於醫者唯王氏注內經於陰陽應象大論引神農曰病

勢已成可得半愈高保衡林億等校正內經於至真要  
大論引神農曰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宜相合和宜用一  
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二臣九佐使也農之言惟  
此而已伏羲無一言傳於世內經中言上古疑指伏羲  
言中古疑指神農則伏羲爲一世神農爲二世也著至  
教論雷公曰上通神農著至教擬於二皇二皇謂羲農  
此在黃帝之世祖述羲農之明證也間嘗論之凡爲醫  
者其術必有所授而其言必有可徵何謂術有所授在  
自得師六節藏象論帝問何謂氣岐伯曰此上帝所秘  
先師傳之移精變氣論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

明注引八素經序云天師對黃帝曰我於僦貸季理色  
脈已三世矣刺法論岐伯曰臣聞夫子言注夫子者祖  
師僦貸季夫曰三世則在伏羲之世爲私淑諸人曰聞  
則相傳有此語而誦而聞之非親受業也靈樞經黃帝  
言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岐伯言先師之所口  
傳曰心藏曰口傳似曾受業而藏之而傳之矣不知此  
先師別是一人而得僦貸季之傳者耶若是僦貸季則  
爲祖師岐伯不得受業也而言必則古昔稱先王如是  
何謂言有所徵靈樞帝問岐伯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  
察於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

檢押乃後可傳是岐伯學之熟也二皇所遺經論至多  
黃帝之世具有曰上經其言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  
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氣交變大論引之有曰下  
經其言曰胃不和則卧不安評熱論引之又曰筋痿者  
生於肝使內也肉痿者得之濕地也骨痿者生於大熱  
也痿論引之又有經論中陰陽類論引之注以爲上古  
經之中也瘧論岐伯曰經言無制焯焯之熱無刺渾渾  
之脈無刺漉漉之汗又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曰其衰  
也事必大昌此又泛言經不知其在在上在下在中也又  
有占候靈文名太始天元冊文伏羲之時已鑄諸玉版

神農之世鬼臾區十世祖始誦而行之其言曰太虛寥  
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  
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  
暑弛張生生化品物咸章鬼臾區述之見天元紀大  
論又曰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齡天之氣經于心尾  
巳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氏昴  
畢元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岐伯述之見五運行大論  
又曰天符天符黃帝述之見六微旨大論篇九鍼九篇  
岐伯廣之爲八十一篇見於離合真邪論篇又有刺法  
王砭注今經亡評熱論云在刺法中腹中論篇亦引刺

法奇病論引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又云  
數謀慮不決故瞻虛而氣上溢而口爲之苦治之以瞻  
募俞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陰陽十二官相使又刺  
法中之篇名也又有脈法五運行大論引脈法曰天地  
之變無以脈診經脈別論注亦引三世脈法又有脈要其言曰春不

沈夏不弦秋不數冬不濇是謂四塞登要大論引之又  
脈解上下篇雷公之所習也又有陰陽傳見著至教論  
又有熱論其言曰汗出而脈尙躁者死評熱病論引之  
又有本論其言曰大經空虛發爲脈痺傳爲脈痿痿論  
引之又從容其言曰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輕

著至教論引之病能論曰肺氣盛則脈大脈大則不得  
偃卧論在奇恒陰陽中注以爲奇恒陰陽上古經論篇  
名世本闕方盛衰論曰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  
之奇恒之勢乃六十首注以爲今之病能論曰奇恒者  
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恒者得  
以四時死也而所謂大要者上古經法也岐伯引之獨  
多五常政大論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  
六元正紀大論曰甚紀五分微紀七分其差可見至真  
要大論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  
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注奇謂古之單

方偶謂古之複方又曰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  
寒病復始同氣異形逃診亂經又曰彼春之暖爲夏之  
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  
其始可知又曰少陽之生先甘後鹹陽明之生先辛後  
酸太陽之生先鹹後苦厥陰之生先酸後辛少陰之生  
先甘後鹹太陰之生先苦後甘又曰謹守病機各司其  
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  
疎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靈樞九鍼十二原亦引  
大要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軒岐之世二皇之經  
論具在帝雖生而神靈岐伯雖審察於物而心生未嘗

師心自用也於脈則徵之脈法徵之脈要於鍼則徵之  
九鍼之刺法於痿則徵之本論於奇病則徵之奇恆於  
占候則徵之天元玉冊於凡病則徵之上經下經以及  
從容大要故能扳二皇而三之躋一世於仁壽善乎宋  
史崧之序靈樞曰爲醫者在讀醫書蓋有讀而不能爲  
醫者矣未有不讀而能爲醫者也今之爲醫者吾惑焉  
目不見靈素之書耳不聞鵠跖之論設爲大言曰讀書  
不如臨症夫症則今未嘗異於古也書皆備言之彼其  
資性庸下讀之而亦不解解之而亦難明自便其空疎  
而以藥試人以人試技其不至於寡人之妻孤人之子

者希矣醫不三世豈爲三世爲醫者設哉余嘗標舉斯語疾首蹙額而告之目眈眈然唇臨臨然意妍妍然而彼猶不受也作三世醫說以俟能讀醫書者證焉

西漢立四經博士辨

前書儒林傳贊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學者遂以爲四經果嘗立於學官吾以爲此未可以據也一徵之於諸帝之紀武帝之立五經博士也於建元五年書之宣帝之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穀梁春秋博士也於甘露三年書之終平帝本紀校學置經師庠序置孝經師皆大書特書何有此四經旣已得立

誠爲經學興廢之一大關而顧簡畧不一書者且劉歆之議旣詘於哀帝之世及王莽秉政歆爲國師爲其所得爲一旦舉而修復之莽所僭竊莫不依託聖籍以二百年來所未建立之絕學今且昌明於學官安有不明詔四方以稱侈其鴻業者竟默默以息乎其在莽傳元始元年益博士員經各五人言五經各益五人也未有爲四經別立博士之語又云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能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則逸禮古書毛詩在博士之外可知一徵之藝文志云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

之未得立又云詩齊魯韓三家又云春秋公羊穀梁二  
家而傳乃稱王莽時諸學皆立與志實相牴牾夫志卽  
本之歆所輯之七畧也此四經者旣已立博士矣歆輯  
七畧時不一昌言之耶歆得身際其盛不之一言乃待  
傳聞者而始表章耶則信傳不如信志明矣卽以傳言  
之毛詩第言本之徐敖敖固兼傳左氏者授九江陳俠  
爲王莽講學大夫爲博士之官班史百官表不詳稱莽  
所改置度亦如莽爲太子置六經祭酒講易講書講詩  
講春秋講禮講樂之屬卽以俠爲博士不復可通迨至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探求闕文補綴漏逸果使四經皆

已立於平帝之世但當因仍舊貫何爲祇立十四博士  
卽如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以重違衆議封卒因不  
復補而古文尙書毛詩諸儒究未嘗一請建立惟後書

儒林傳序列十四博士詩有齊魯韓毛劉貢父吳南英

皆未加糾正亭林顧氏始以毛字爲衍

沈約宋書百官志亦引此無毛

字歷引本紀百官志賈逵傳及徐防傳注以證之而其

誤乃昭若發矇至肅宗建初八年始詔諸儒各選高才

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而安帝建光三年

詔選三署郎及吏人通古文尙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

人靈帝光和三年又詔公卿舉能尙書毛詩左氏穀梁

春秋各舉一人悉除議郎盧植亦謂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說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逮終漢世迄未得立則前書所謂皆得立者不應至中興而反見黜也卽使黜之諸儒白虎議奏亦當滋異同之論如陳元范升之辨左氏者何爲不一齒及也勾甬全君謝山以爲魏邯鄲淳等寫補石經毛詩與魯詩並列斷爲博士立於是時考之魏志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蓋光武十四博士祇有公羊嚴顏二家穀梁之罷至此始置故魏志於本紀特書之若古文尙書毛詩左氏春秋使果立於平帝罷於光

武又復於黃初亦當鄭重申明之不宜獨於穀梁顯著也卽魏時雖刻石經不過誇筆迹之妙亦非真能崇尚經術者魏畧樂詳傳稱博士十有餘人學多褊狹設諸經皆立博士不致荒陋見譏若此以晉書證之武帝置博士十九人荀崧以爲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崧所稱者有賈有鄭有服孔則四經並得立矣暨元帝簡省博士爲九人而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左傳杜氏服氏皆在焉益以徵爲泰始間之所置無疑而五代史志所謂一字石經毛詩者安知不出於裴頠之所寫

乎謝山深於經者也更長於持辨作毛詩初立學官考  
爲有攸助於予所著石經考異者鄙意所未盡作此辨  
以質之

魏收作史不避諱辨

甚哉齊氏之重家諱也法曹辛子炎諮事讀署爲樹高  
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諱孝昭所與遊處一知  
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其見於李百藥之史者如此魏  
收躬領史職執簡記奉諱惡宜當少有避忌以余徧觀  
後魏一代之文蓋於齊氏固未嘗有所諱矣樹於神武  
爲皇考而史有鄴王元樹附咸陽王禧傳宜陽公伏樹王建曾

孫樹有蕭衍光州刺史郝樹有南安人龐樹齊州平原  
民劉樹而沮渠安周有兄子樹高車酋帥有樹者蠕蠕  
有樹什伐鮮卑秃髮有樹機能又宗欽賜爵爲卧樹男  
而樹洛干氏後改爲樹氏謚於神武爲皇祖而史有趙  
郡王幹子謚有董謚附崔元伯傳有李謚有楊謚而趙修父  
亦名謚趙彥深本名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而史有宋  
隱夫署之爲樹以誤讀而猶欲予杖矧其臨文而不知  
避之當時訟收者若盧斐李庶等未聞以此而入其過  
豈其嚴于稱謂而獨寬於秉筆耶抑吾細而迹其實收  
史固然然其時諸臣亦有不盡諱者神武高祖名泰故

宇文恒稱黑闥竇泰以勲戚居臺若依魏臨淮王彧例亦當啟求改名見北史太武五王列傳而泰固未之及矣夫豈獨泰高氏屬籍不多命名每多相犯右將軍湖弟恒於神武爲曾叔祖而幼主名恒恒元孫紹於神武爲族姪而文襄之漁陽文宣之四王皆以紹名則收之不諱其有見乎

梁簡文帝賜靈隱石像記辨

簡文此記咸淳臨安志及成化萬曆杭府兩志及白珩靈隱寺志均所不載孫治宇台遂謂侯景立帝在太清三年明年爲大寶元年逼帝幸西州者再又明年幽帝

永福省大懟在側尙欲賜沙門田爲之作記當非人情疑爲晉簡文帝而非梁愚以爲治特未之考也簡文屢參御講般若涅槃諸經參迎佛像從舍利入殿禮拜并侍皇太子元圃園講頌在藩時作唱導發願諸文從幸同泰光宅等寺蒙華林園戒預懺直疏各有詩紀事高祖嘗以金銅苦行佛并佛跡供養具等賚使供養又賚錢二十萬白檀薰陸棧香各十斤使充法會又使主書陳僧聰賚銅一萬三千斤供造善覺寺塿露槃又使呂文強賚柏剎柱一口銅一萬斤供起天中天寺又使監作舍人王景明材官將軍沈微御仗吳景等監看善覺

寺起剎帝皆有啟申謝帝亦以錢一百萬奉阿育王寺并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當時藩獻若湘東王廣信侯比邱若正教慧琰皆手書尉問宏闡宗風所謂論辨青豆之房遣惑赤華之舍者殆無虛日石像之記雖不見於集中舊乘指爲帝作必非無據治以爲晉簡文帝舊爲會稽王與支道林往返賜田賜像或有其事此直臆度揣測之辭錢唐無會稽王之跡靈隱非支道林所棲舍確有証佐之梁簡文而從漫無影響之晉簡文是何饒舌也治又以晉簡文帝未嘗爲文章尤誤七錄有帝集五卷錄一卷

名將晚繆論辨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三 辨

十八

趙子誠夫撰名將晚繆論蓋用容齋洪氏之語其關壯繆吾不忍議王思政不足議慕容紹宗有天數非其用兵之罪不當議於吳明徹誠夫襲庾子山之誅論之特詳而許之太過不能無釋然焉方明徹之平華皎獲王琳百戰百勝之勇於名將爲無媿矣呂梁一蹶乃因王軌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斷其船路夫軌之策固魏時崔延伯破梁趙祖悅硤石之故智梁之與陳時代匪甚遙也硤石之與淮口地形匪甚遠也車輪橫截兵法匪甚殊也此雖一庸人處之

猶將鑒前車以料敵不謂喪師殞命竟自明徹當之嗚呼晚繆之說不亦宜乎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三

辨

十九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四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考 贊 銘 箴

漢爵考

劉劭爵制曰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啓伐有扈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周之六卿亦以居軍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爲稱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商君依古制備其法品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在軍賜爵爲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例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四 考

一

按春秋時秦爵卽有庶長左更之號商君特正其級非制其號也漢初起有執圭執帛上聞之號以賜功臣後廼專用二十爵

一爵曰公士 爵制曰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車大夫在左御者處中勇士居右凡七十五人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也顏師古注百官表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

劉澤傳哀帝封澤元

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爲營陵侯

二爵曰上造 爵制曰造成也古者成士升于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顏氏曰言有成命于上也

三爵曰簪褭 爵制曰御駟馬者要褭古之名馬也駕  
駟馬者其形似簪故曰簪褭也顏氏曰以組帶馬曰褭  
簪褭者言飾此馬也

四爵曰不更 爵制曰不更者為車右不復與更卒同  
也顏氏曰言不豫更卒之事也

五爵曰大夫 爵制曰大夫者在車左者也顏氏曰列  
位從大夫 高紀五年詔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  
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六爵曰官大夫七爵曰公大夫 顏氏曰大夫加官公  
者示稍尊也 樊噲傳賜爵國大夫文穎曰即官大夫又  
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曹參傳賜

爵七大夫遷為五大夫七大夫即公  
大夫夏侯嬰灌嬰皆賜爵七大夫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四

考

二

八爵曰公乘 爵制曰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

非臨戰得公乘車故曰公乘也顏氏曰公乘言其得乘

公家之車也

史記倉公傳有公乘楊慶公乘項處後漢  
明紀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

注曰漢制賜爵自公士已上不  
得過公乘故過者得移授也

九爵曰五大夫

爵制曰皆軍吏也

自六爵  
至九爵

又曰自一

爵以上至不更四等皆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  
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顏氏曰五大夫大夫之尊

也 史記楊僕傳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  
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惠紀即位詔太子御

驂乘賜爵五大夫宣紀元康元年賜勤事吏中二千石  
臣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五年鳳五年皇太  
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元紀永光元年賜吏六百  
石以上爵五大夫竟寧元年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周

勃樊噲夏侯嬰傳  
皆賜爵五大夫

按秦有五大夫王陵太史公自序司馬喜爲五大夫  
十爵曰左庶長十一爵曰右庶長 顏氏曰言爲衆列

之長也 武紀元狩元年立皇太子宣紀地節三年  
元紀初元元年皆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

按春秋有秦庶長無地庶長鼂孝公以衛鞅爲左  
長惠文王以樗里疾爲庶長昭王以白起王齕爲左  
庶長此庶長之見於遷史者也漢西南夷傳陳立爲  
巴郡太守賜爵左庶長卜式傳賜爵左庶長霍去病  
傳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

十二爵曰左更十三爵曰中更十四爵曰右更 爵制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四 考

三

曰所將皆庶人更卒故以庶更爲名顏氏曰更言主領  
更卒部其役使也 宣紀本始元年賜吏二千石諸侯相  
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名有差  
自左更至  
五大夫

按秦白起爲左更樗里疾爲右更

十五爵曰少上造十六爵曰大上造 顏氏曰言皆主  
上造之士也

按史記商鞅列傳孝公以鞅爲大良造索隱曰卽大  
上造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又白起犀首皆  
爲大良造

十七爵曰駟車庶長 顏氏曰言乘駟馬之車而爲衆

長也

十八爵曰大庶長 爵制曰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

皆卿大夫皆軍將也大庶長卽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卽左右偏裨將軍也又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

之義也

衛青傳校尉徐自爲爵大庶長

十九爵曰關內侯 爵制曰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秦都山西以關內爲王畿故曰關內侯也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續漢百官志曰關內侯無土寄食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爲限

道古堂文集卷二四

考

四

按管子小匡篇齊桓公存魯封衛皆執玉以見請爲關內之侯史記春申君列傳上書秦昭王曰韓必爲關內之侯魏亦關內侯在秦之先已有此號昭紀賜大鴻臚田廣明爵關內侯宣紀賜蘇武劉德爵關內侯食邑張晏曰舊關內侯無邑以蘇武守節外國劉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晏此說其實不然蕭何傳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爲安平侯劉敬傳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黥布傳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武帝時將軍李沮李息校尉豆如意

衛青傳

騎士孟已漁陽太守

解霍去病傳李敢李廣右師譚息夫躬左伊秩訾匈奴皆以

關內侯食邑不自蘇武劉德始也後若夏侯勝金安

上金日磾傳張賀孤孫霸張安世傳陳湯韋賢韋賞蕭望之馮

奉世常侍閔衛尉長成紀張禹鄭寬中師丹董賢等不

可勝數又平紀元始二年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元

孫酈友明等百一十三人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孫公

宏傳元始中修功臣後賜宏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二十爵曰徹侯 百官公卿表曰徹侯金印紫綬避武

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爵制曰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

之義也貨殖傳曰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四 考 五

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續漢百官

志曰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晉書地理

志獻帝建安元年曹操封費亭侯魏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卿公嗣王之庶子為侯公侯之庶子

伯為亭

漢承秦制有賜爵之令應劭以為爵一級直錢二千顏

師古以為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

西漢賜民爵者凡二十九次不過一級惟勤事吏得賜

三級宣帝神爵四年以黃霸有異政賜潁川吏民有行

義者爵人二級若行幸河東祀后土則賜汾陰民元初元四年

始元年行幸甘泉郊泰時則賜雲陽民元初元元年永始元年

元立皇太子及皇太子冠則賜天下長子爲父後者及

當爲父後者顏氏曰雖非已生正嫡但爲後者即得賜爵間又賜女子百戶

牛酒姚察顏師古皆以爲賜爵者之妻章懷以爲此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東漢賜民爵

者凡二十一次皆二級惟光武建武三年一級明帝永平十六年三級而三老

孝弟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一級自桓至獻

六十餘年之間恩賚不行建安二十年立貴人曹氏爲

皇后乃稍賜爵然亦厘矣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

十級以免死罪文帝從鼂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

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庶長

各以多少級數爲差此本食貨志據本紀在五年孝景二年上郡以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四

考

六

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未審其數武帝元朔六

年詔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其議爲令有司請

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銅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

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

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

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臣瓚引茂陵中書云

級十七萬凡置三十餘萬金史記索隱曰大顏曰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必有七

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七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顏氏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自此已上每級加二

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劉攽刊誤曰或謂七當作一子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

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

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  
卿以顯軍功成帝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賣爵賈級千錢  
永始二年詔吏民以義收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  
已賜直其百萬已上加賜爵右更三十萬已上賜爵五  
大夫至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  
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  
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  
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裴松之注魏志  
以爲今之虛封  
蓋自此始

### 唐天策府十八學士像贊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四

考

七

太宗旣平寇亂畱意儒學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  
方文士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命褚亮爲之贊  
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考舊  
史刻傳有亮贊者凡五人曰杜曰房曰姚思廉曰蘇世  
長曰孔穎達餘不可考矣特爲贊補之曰

建平文雅包身之周軍國多務剖斷若流聰明識達臺  
閣所諏丹青示信名無與儔臨淄藻翰千里如面任當  
蕭何嘉謀克建文約體贍優游應變思入機神永終隆  
眷永興德蔚其詞華穠陽翟博覽諷議從容名高五絕  
禮別七宗焜煌碑版想見筆蹤簡之良史續成父志大

節臨危餘風勵世允恭編香梁事明備耻教宮人卓焉  
自異鄭州趙州冠姓自出倉曹明譜長史正術輔道青  
宮黎陽領職諫苑鏗鉤允立臣則長雛奮翮鷁雛振羽  
薛氏翩翩耀我文圃相時令弟勗亦名父典籤述職補  
闕無誤一代儒宗推陸孔蓋隨端立義三教一槩經術  
洽孰正義斯在以多問寡夙仰神解名長意短武功是  
有正色匪躬不惟尚口廟堂述作高陽稱首惜哉黷貨  
易名惟醜惟此學海導源河汾宏宣舊制校理秘文經  
緯皇路集成大勲千載而下尙其誦芬

遂初老人像贊

道古堂文集卷五

贊

八

老人字逸度遂初其號也家金陵

國初來杭隱東郭之良山賣藥自給卒年八十有五吳  
處士穎芳傳畧云老人晦迹匿名棄家遠遯爲挾崑山  
李氏子同竄以伯季呼故姓李來南故名南然非真姓  
名疾革時子嘉錫跪請宗姓所自及名字瞑目叱之終  
不言故其子孫懵不知自何氏也老人不與世接往來  
遺民佚老徐堅石施蕙農數人而已穎芳得見金翁厚  
餘徐堅石弟子也聞之於師云老人是徐中山後人先  
人復系於外家呂氏官韶州司馬邁國難間關至此詩  
歌抑塞磊落可嗟可泣多不存其存者楚歸吟一卷邨

居漫興一卷前後梅花二百咏

耻賊闖與同姓李寒石所以易李而姓理偕李氏以行  
遯徐司馬所以易徐而姓李繫心迹之不同遂一往而  
各行其是悼覆轍於南都忿孔壬之僨事裂冠冕於韶  
州甘窮鄉而之死嗟醫國之無方長埋照於藥市異汝  
社之遺民非西山之義士嗚呼此勝國之孤臣中山之  
肖子

說劍圖贊

光祿王君冲素學道以妖嬈爲伐性之斧也寫說劍圖  
以寓意屬子爲贊贊曰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四

贊

九

劍以嬰兒子其事始越絕邪鑄音擊刺兵衍會稽術夸  
者巧附會仙俠兩嘍唳吾讀道家言靈劍乃丹訣女丁  
間婦王陶冶火蓮埃奮椎令飛廉裝炭驅太乙利於宿  
柔鋌堅似牽口鐵慧鋒朗澄觀智刃肯割截眇媮敗道  
質影組恣輕娥曲裾斜交輸諸于繡褙裾文屣劣容躡  
雲髮不待揲手中綠龜鱗鑲鑲儷削室曼臉長廻羞弱  
腕競揚擎王褒狂道士命門守雌一呼吸函黃庭蚤晚  
致青節害馬捐女戎真宰奉鬼律以劍喻非劍逃矣莊  
叟說我貪世間樂未與素女決容成陰道慳孔子閉房  
缺作歌擬參同達者肆一缺

王氏像贊

歲己未蕭然斗山王君奉其兩先人遺像踵予門流涕而請曰微顯闡幽良史之職業先子蚤棄諸孤愚昆弟無似非母氏以鞠以教曷以冀於有立庶先生假之一辭則先世懿範其附金石以壽余重哀其意系之辭曰固陵毓奇鄉國引重天衢未亨席珍待貢早世潛神不伸其用道風孔彰遺書甚衆諸孤愴恨左髦不抗母也兼師翼之使長蔚爲國華世所宏獎靈枝迭枯兩桂猶旺襟期旣契獲瞻遺容家聲克繼慰安泉宮梧捲不忘俎豆聿崇憑此惇史以煒管彤

粵西黃景庵像贊

編修明懿之父

惟德無方因心著跡恻舒通闕緣情以宅古稱和緩亦曰咸均寶此鴻術玉宇紫書故有仁恕博愛之性而含生託其命有宣暢曲解之智而芸物遂其正夫其善氣迎人誠効著節天啟其功鬼芟其額所謂詣極淳華道存輔燮豈與廣漢審諦六微梁邱較量九折者邪

沈在川像贊

奇書幾卷叩竹一枝冲情遠抱孰能磷緇散帶衡門謹謝俗獎青松白雲空山獨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恬愉自得

四字見素問上古天真論篇

與造化遊

先府君像贊

翳惟我公禮塗義府十五失恃廢著從賈太公番番邁  
病危苦據梧而呻日俟雞脯衝泥走雨懷肉歸煦厚夜  
永終棺寄僧國風饗摧楹題湊蹙魂其有靈入夢來  
告荒郊號奔果符所錄陟彼祖矣行營佳城石屋之陽  
距一牛鳴攀柏灑淚搗土裹襟幽竈用妥銘其泉扃時  
已踰冠折節媚學六籍旣融七緯亦晫補苴闕亡評釋  
躋駁仰屋著書不事表暴女弟嬋媛蚤喪厥偶攜孤大  
歸襟不蓋肘築樓居貞恭進芳粳崇臺書名王府則有  
隱德不曜澗阿考槃澤蘭谷松長葆歲寒小子無似狀  
公大端告于賢哲咏德勿諉

道古堂文集卷二函

贊

十一

水月老人像贊

范忠貞公百步塘碑記百步塘有屋三楹老人所  
居也老人姓孫名文號水月一字文石越之會稽  
人問其年默不對有所與雖一介不顧食則脫粟  
衣惟布苧言論娓娓不倦少拂意亦終日無一言  
好爲長短歌詞所遊幾半天下卜居仁和垂四十  
年余奉

命撫浙暇過水月所居與之語真樸無僞翛然物外詢  
其所居一廛一瓦悉余爲之捐俸薪築石塘名曰

百步便行旅也

蔬食藜羹安分常足凡衣愚帽隨俗不遷詩以抱山而  
富志因守道而堅郭外執農桑之業山中養草木之年  
軒冕或臨不必鑿坏而趨征徭偶及亦可閉戶自全或  
以爲不夷不惠之曼倩或以爲中倫中慮之少連采薇  
蕨而登山耻稱義士違邦族而東渡庶號寓賢名雖未  
入魯國先賢之傳行足以光

聖朝逸民之編質諸百世然乎不然

散花龕銘

智光居士闢後圃得隙地躬蒔雜蘂玩其生意誅茆兩

道古堂文集卷三四

銘

三

楹夾花而處從之橫之不盈十笏地而休老棲逸之途  
將於是乎托焉凡一葉之敷榮一幹之蒼鬱一風一雨  
之生養摧落皆可以心數而掌計於時居士方抱幽憂  
之疾煩醒噫亂寂寞而無所試其榱格者稜嶮者瀏莅  
卉歛榮有與爲喜凋有與爲戚壹若友朋親串之與吾  
素相熟習歷晦明弦望而獨與之相終始俗慮以祛道  
心日生可無記乎爲之樹其眉曰散花下菰姚世鈺書  
之而居士自爲銘銘曰

低枝姪姘密朶錯璨是花非花非散亦散百結珠瓔四  
垂錦幔丈室恒媯春風獨旦蟬咽疎林魚跳碧瀾葉動

鳥驚影翻蝶亂借月呈妍移陰就翫六枳籬深九光鐙  
爛扶嬌不起飛英似竄朋比華裊縱橫青案漉酒南垞  
捶琴北埤淺竽增波哀弦比歎旋刮金龜頻移黛梳孕  
艷凝苞含香立榦弄水畱光吹衣刺縵夕對晨敷起予  
清瘡

秋聲館銘

秋聲館用陶穀清異錄中語也符子南竹居之銘曰  
居士築室因兩桐樹非風而風非雨而雨綠雲不收赤  
烏欲死晨光漏穿如小梧子白藏司律寂寥清涼飈  
墮葉空階一鳴童子開戶不見其處明河星稀幽砌蛩  
語蕭蕭短檠美人獨居竹鑪烹泉還讀我書

道古堂文集卷二

銘

三

桂堂銘

水漲一灣桂馨一山步欄四周老屋三間軒窻疏豁風  
月不闕因風獨往抱月而還游神懷葛尋樂孔顏交慎  
成貴事省得閒長吟抱鄰覓句仍刪桂兮桂兮高不可  
攀

藻綠軒銘

甲乙之石可以坐烏庚辛之檻可以呼魚魚闖萍而天  
破烏移樹而巖虛美軒楹之窈窕富文史之佃漁或據  
梧而操縵宜臨池而學書筆非花而散藻人異月而懷

珠花影臨窻而常倒枝流經壑而非迂莊叟濠梁無其  
至樂宣尼川上有此容與聊模山而範水希川觀而巖  
居

醉道士銅鎮紙銘

醉道士守谷神老不死吁嗟載籍非糟邱焉得供子長

拍浮

杖銘

德不孤挈子俱爾不我扶吾將安適乎

賜硯銘

出自天府珍逾瑤琨校書天祿肯不昏翩然謫墮歸蓬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四 銘

十四

門榮光夜夜燭九闈

桂堂著書硯銘

以方爲體以靜爲德我言嘒嘒爾獨墨墨

詩硯銘

興來情往將於汝乎役天寒水凍將於汝乎炙言之不

文不汝責

隱拙齋箴

沈廉使菽林以隱拙名其齋卽以齋名其集求余一箴

以施屋壁其辭曰

九卿四至巧宦不躓方輪直轂良造莫試咄哉沈生以

拙得名寓巧於拙其巧莫京用以事親子舍斷斷溫冬  
清夏定昏省晨用以閑家新舊孔嘉蒸梨自熟食鷺不  
哇用以誦讀千徧義足五經跪陳十史手錄用以撰述  
端此心術嘉謨洋洋德音秩秩用以入世惟力是視疑  
事母質苟得勿事用以治屋庭階清肅睽孤者石臃腫  
者木入座之賓匪仁莫親稱詩之友小疵大醇以拙爲  
基何施不宜本身身修奉職職治孚信僕隸綿歷年歲  
嬪子及孫暨於世世我尙口膝願學未能敬撰拙辭箴  
我友朋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五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跋一

南軒易繫辭說跋

南軒張侍講著繫辭說二卷至元壬辰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以伊川易傳特闕繫辭乃命贛州路總管府吳將仕刊之學宮與程氏傳大字舊本並行儒學學正權管學事胡順父和卿爲之序此本世所罕見明儒修大全吾邑張彥陵輯說統皆嘗引用其說予得之於汪西亭比部家西亭汲古之士其所藏宋元經

說尤多

易序叢書跋

右開封趙汝楳著寶祐丁巳福葛中序稱其用力於此者蓋二十四年當時已板行之考汝楳爲觀文殿學士善湘季子又丞相史彌遠婿嘗知吾浙婺州瑞安兩府仕至戶部侍郎善湘所著周易約說五書已載宋史汝楳亦明象數自言得之庭訓爲多其輯聞六卷及易雅筮宗通志堂刻之經解惟此書世所罕傳竹垞朱氏謂卽輯三書漁洋王氏謂卽易雅以今本較之惟首列易雅及筮宗三卷以後爲深衣考爲律本義爲周尺記爲

八陳通記爲如意城畧爲六日七分論爲辨方圖爲納甲辨合十卷朱王兩氏所言以臆斷也方善湘制置江淮時屢有展地之賞陳記城畧或試之有效抑彌遠爲之輿援也汝楫晚歲以理財進頗爲清議所擯要其人亦有意用世者論說固不可并廢云

周易衍義跋

右爲元將仕佐郎南康路儒學致仕教授深溪胡震著書成於大德乙巳震旣歿十餘年子光大纂輯成編其書多出已意不引用先儒之說雜論後代史事疏通證明謂修齊治平之本皆不外乎此而程朱張楊之旨未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五 跋

二

嘗不合震自言少讀易於國正何先生子舉編修劉先生均堂饒先生魯之門其淵源蓋有所自此本舊藏樵李曹氏輾轉歸有力家余亟謀錄其副而識其大旨若此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跋

右爲元潼川趙采述采字德亮號隆齋其書發明程朱兼用康節之說本義解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說本之歐公采以爲用九是變卦乾六爻都變則爲坤便是元亨利牝馬之貞頭變而身不變似无首底龍用九用六歐

公得之又言自古帝王皆以九致治如舜之命九官禹以六府三事允治九乃天數之全是以聖人於中庸則三陳九經於乾則三陳用九采之發明類此其說可以補語類中問荅之所不及明初儒臣纂大全時多未見其書蓋亦紫陽之冢嫡也

周易辨錄跋

富平楊公櫛山先生在明世廟時以山東道監察御史言事下請室與孫公繼魯以磁畫壁倡予和汝集名破碗蓋憂患而不失其正焉圜扉之中日讀周易以自排遣撰六十四卦之說爲辨錄四卷書成則嘉靖乙巳也

遵古堂文集卷二十五

跋

三

夫公畢命遂志直聲滿天下其說明夷云視其窘辱若固有之而心若樂受又云剛忿以重其困隕穫而喪其心則失之遠矣卽可以見公自信之學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不媿也已隆慶二年此書嘗刻關中有東郡楊巍序刊本不獲覩得舊鈔於就李遂錄而藏之以志吾景仰也

初學尙書詳解跋

解凡十三卷宋前臨江軍軍學教授廬陵胡士行編句解字釋明易可曉所引者呂氏夏氏林氏三家之說耳其於名物象數尤極精晰如六宗九章三江九江之類

兼列同異以蒙求通俗文之例釋之題曰初學意蓋謂此通志堂刻經解乃刪去首二字可謂鹵莽矣

### 蔡氏傳旁通跋

稱至治元年辛酉東滙澤陳師凱撰傳六卷衍之爲十一不錄尙書全文有得則錯舉附注其下蓋用陸博士釋文例蔡傳旣列學宮爲經生家所誦習則此書安可不附刻于後通志堂雖以之入經解然學士之能寓目者蓋寡

御定書說彙纂取而類入之嘉惠後學大矣此本尙爲元刻首簡一行云豫章朱萬初校正卷末一行云至治乙酉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印行徐氏底稿蓋用此今則削去不錄而原刻之面目亡矣

### 古文尙書疏證跋

信古文尙書爲真者蕭山毛簡討奇齡之寃詞也疑古文尙書爲僞者太原閻徵君百詩之疏證也兩家之論旣如方圓柄鑿之不相入各就所見縱橫穿穴論辨亦雄矣哉寃詞旣刊之西河合集獨疏證五卷世鮮傳本康熙壬寅予得第一卷於繡谷吳氏雍正癸卯復得四五兩卷於錢塘龔明水書凡八十篇自十七以訖四十八竟無由獲睹其全可爲繫息徵君每於卷末各有自

跋其第一卷既寫成癸亥秋泊武進郭外舟忽覆私念  
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爲定當邀東坡元  
符三年破宿大海中例以濟其寫第四卷別錄四本一  
寄置太華山頂友人王弼撰司之一寄羅浮山應某處  
士之請其二本則寄千頃堂傳是樓之主人做白氏文  
集家藏外別錄三本例其寫第五卷成年五十有三屬  
閩謝氏寫圖二一禮堂寫定圖一傳與其人圖藏諸丙  
舍秋山紅樹閣本鄭康成疾篤戒子書意徵君自信之  
篤如此子特爲傳鈔二本廣陵則馬君涉江有副墨錢  
塘則趙君谷林置篋衍兩家皆振奇汲古之士質徵君  
於九原當啞然首肯也

周禮集說跋

雲山沈則正得周禮集說於書以爲其書似呂氏詩記  
及書集傳以示吳興陳友仁君復君復更益以賈氏王  
氏之疏說凡例綱領而外總十有二卷其書以注疏爲  
主益以介甫橫渠東萊晦菴南軒暨陳君舉鄭敬仲諸  
論諸君不盡注周禮於語錄文集掇拾其緒餘可謂博  
觀約取矣第四卷爲關中劉儲秀編補末卷乃復古編  
謂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官宜少不宜羨今天官及春夏  
二官之羨者九地官之羨者十有六秋官之羨者五從

其羨而求之冬官皆不亡又謂大司空小司空雜出於別官蓋祖述俞廷椿邱葵之意書成於至正戊子稱吳興前谿今歸安所轄成化間刊於建陽書院則閩撫張瑄也

### 春秋經傳類對賦跋

類左氏傳爲對語者宋人凡三家其二見之宋史曰毛友左傳類對賦曰不知作者魯史分門類對賦今皆不傳其一見於困學紀聞曰李宗道春秋十賦王深寧嘗摘錄其警語而稱其屬對之工然其全者末由覲矣徐晉卿此賦獨不見列於前志在三家之外得以僅存豈非幸哉然此爲詞學屬對之書當入類家不當列之經解通志堂取而刊之過矣

### 崇文總目跋

崇文總目凡六十六卷其序乃當時諸臣分撰歐公居士集中祇二十三類餘則無可考矣竹垞檢討謂刪去解題始於鄭夾漈作通志畧非也馬貴與撰通考王伯厚著玉海生後夾漈百餘年其書皆引證其說嘉定七年武夷蔡驥刻列女傳首簡亦引此書則知此書在宋時原未有闕後世傳鈔者畏其繁重乃率意刪去耳

### 大金國志跋

首題宇文懋昭撰懋昭不見史冊其書似依倣葉氏契丹志爲之然鋪敘無史例書太祖創基與金史異儀衛道里諸篇直是抄撮北盟會編而成蓋僞書也

### 契丹國志跋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淳熙七年秘書丞葉隆禮表進其劉六符耶律余覲諸傳及諸番雜記全襲洪氏松漠紀聞晉出帝降表暨東丹王傳又割五代史以成文其與他書異者唯王沂公富鄭公行程諸錄文獻通考雖載其目而其書已亡得此爲不墜於地至胡嶠陷北記五代史遼史間一稱引之此獨載其全爲可寶也

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五

跋

七

### 直齋書錄解題跋

直齋吳興陳振孫二卿也不見宋史府縣志亦不載馬貴與全引之周密齊東野語云直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近亦散失又淳祐己酉直齋修吳興人物志亦見野語

### 至治條例跋

右英宗卽位以來頒降條畫訖於至治二年而延祐七年之事亦備其中首列國典則登極改元太皇太后尊稱尊號以及誅阿撒等之詔書也次朝綱則中書省御

史臺與公規也次吏部其目有四曰官制曰職制曰選格曰吏制次戶部其目有十曰祿廩曰鈔法曰倉庫曰錢糧曰課程曰賦役曰勸課曰田宅曰婚姻曰錢債次禮部其目有三曰禮制曰儒教曰釋道次兵部其目有二曰軍制曰驛站次刑部其目十有四曰刑制曰刑獄曰諸盜曰巡捕曰詐僞曰諸殺曰諸毆曰諸姦曰訴訟曰贓賄曰雜犯曰人口曰頭疋曰刑禁次工部其目有二曰造作曰遞鋪有元初盛之律令格式如此不列作者姓氏亦非奉敕編纂意必當時臺部所輯吾友厲君太鴻嘗欲取以爲元史補遺嫌其語句多質俚不可入史志如稱俺稱呵如那裏如可憐見皆出自聖旨蓋據當日頒降原文未經儒臣潤色者然一代之制可因此以得其梗概矣

### 歷學新說跋

有明藩獻之著述獨鄭世子學得其正歷學新說一書宣城梅徵君定九稱其能言授時大統之同異得失以授時消分太驟稍爲之通間考春秋以來日食及史漢以後諸歷志所載以證其說明興三百年能深言授時法意者一人而已靈壽布衣朱仲福節錄其書改爲折中歷法徵君改爲歷學新說鈔平湖陸侍御宰靈壽時

求得其書爲板行之考之王氏玉海其於累代之厯源流因革卓有原本自漢譜十八家以迄兩宋更造之次第較是說所稱引不啻倍蓰過之則是書大密而小疎也居嘗論之天官之與太史氏古出於一今出於二推步之術史官自馬遷李淳風而外皆非專門名家後漢後魏以及元史尤不免於剽襲司馬彪臚陳張衡諸家之說於造厯之原本疎魏收厯志二卷上卷河西厯則本之趙豳下卷永安厯則本之孫僧化已不能置一喙焉元史成於迫猝而厯法頗精然止全寫郭守敬授時厯而已史官所謂秉筆者安在乎明史厯志成於湯文

正公而改于黃聘君梨洲頗載世子厯議數則梅徵君以爲稍見大意夫立成細草有其法而無其書日躔月離知其術而難爲狀文章之士而能通乎天官氏之學其於作史也庶幾乎爾

通鑑地理通釋跋

不佞觀史於形勢割據間多所未諳一以浚儀王氏爲準的通釋一書七國之際貫串國策史記諸世家尤有法魏吳蜀之險塞六朝南北之重鎮分晰若指諸掌唐以後迺稍畧耳方密之撰通雅顧景范輯方輿紀要時時竊取其說輒歎學人著書必有藍本深寧何嘗不用

通典然有裁斷不蹈襲固非今人可希

水經注朱謀埠箋跋

鬱儀序稱與綏安謝耳伯發源孫無撓共爲此書爲酈氏尋源采隱可謂淹雅士矣然無撓之言不能無誤注云穀水又東逕土嶠北所謂二嶠也按春秋正義俗呼爲土穀石穀其阨道在兩穀之間無撓以土嶠爲西嶠之誤是讀書猶未徧也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跋二

乾道臨安志跋

長興周淙彥廣撰臨安志十五卷直齋書錄譏其首卷爲行在所於宮闕殿閣全不記載其他沿革亦多疏畧此書世所罕傳萬厯中吾郡陳布政善修府志時已不得見孫君晴厓得宋槧本於京師故家祇一卷至三卷所載園亭坊巷及職官姓氏爲潛君高咸淳志藍本其他惜無從更覓然斷珪殘璧爲此邦文獻計已不啻寶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

跋

一

如圖球志稱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轉運副使知臨安府先是紹興二十五年嘗通判府事宋史本傳但言宣和間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志稱乾道四年十月十四日磨勘轉右議大夫五年七月初四日除右文殿修撰再任本傳但言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無再任臨安事此可以補史之闕咸淳志載淙濬湖撩草諸善政孝宗手敕獎諭本傳但言其開河一事亦似過畧咸淳臨安志跋

縉雲潛說友君高撰說友史家不爲立傳其序末列銜

云中奉大夫權戶部尙書兼詳定敕令官兼知臨安軍  
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兼點檢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縉雲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存此可以見說友之官閱書凡百卷舊藏花山馬  
氏吾友吳君尺鳧以二十千購鈔其半其半則得之王  
店朱檢討家碑刻七卷仍闕如也好事者往往從吳氏  
借鈔鈔胥憚煩每割去大文長記以是世鮮善本辛亥  
歲同在志局尺鳧攜是書來予與趙子誠夫共相參校  
乃得睹悉真贗輒歎求書之難適檢討孫稼翁以宋槧  
十七冊求售亟從臾誠夫以三十金易之山川古蹟祠  
廟寺觀湖志全弋獲於此吾郡之文獻又無論也施愕  
淳祐志已佚不傳說友間一稱引之序所謂漏且舛者  
亦藉是見便概云

寶慶四明志跋

明之設州自唐始乾道五年張津守郡始釐定圖經七  
卷其名見於宋史藝文志今不復傳矣繼此者書錄解  
題稱寶慶二年廬陵胡渠仲方爲守屬其鄉人羅濬撰  
四明志二十一卷鄞縣全君紹衣爲予言其家尙有此  
書予固疑而不敢信也雍正壬子孟夏紹衣入都道武  
林竟以是書來乃宋末雕本與吳丞相續志合刊者予

驚喜出望外。亟走書屬友人趙谷林爲紹衣謀脂轄之費。而以書納之。小山書庫酌酒相賀。紹衣爲長句五百言。紀其事。時九沙萬太史方領明州志局。予作詩送行。卽述其顛末。以告。所謂人喜則斯陶。陶斯咏也。按渠以兵部尙書除煥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兼沿海制置使。來知郡。越明年命校官方萬里重訂圖經。未幾萬里造朝。事遂輟。又明年羅濬以從政郎新補贛州錄事參軍。調官來謁。渠命與府學學正袁藻學錄劉叔溫直學汪輝學諭汪珂繆暹蔣淵明教諭伍子獻共事。編類由孟夏迄仲秋。凡五月而書成。先以郡志次鄞次奉化次慈谿。次定海次昌國次象山。蓋當時六縣之次第如此。而其目曰敘郡敘山敘水敘產敘賦敘兵敘人敘祠敘遺。雖志多而圖少。然其間每依舊經所載。則乾道不傳之志。於此可以獲覩其什之四五考之。寧宗卽位。旣陞州爲慶元府。而標題書目猶曰四明仍舊也。

開慶四明續志跋

寶祐四年九月吳丞相潛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慶元軍府事。越三年門生廸功郎慶元府府學教授梅應發奉議郎添差沿海制置大使主管幾宜文字新添差通判鎮江府劉錫採掇其民政兵防士習軍食以續胡仲

方之志書成時開慶改元八月也其書卷祇十二而吟藁詩餘居其四似潛一人之私集於地志之例不合至稱其禱雨龍見瑞麥繪圖不免貢諛之辭然潛帥明時建平水則以興水利政績頗有可觀其詩亦多憫時憂國之語其得傳於後不爲倖也因綜論其概而以其書歸之谷林氏

### 滇畧跋

滇畧凡十卷曰版畧曰勝畧曰產畧曰俗畧曰績畧曰獻畧曰事畧曰文畧曰夷畧曰雜畧有明晉安謝肇淛在杭所輯詳遠畧近博觀而約取蒼山耳水之墟稱善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

跋

四

志焉按滇爲古百濮之地漢元狩時乃始置縣迄後屢服屢畔至前明遂隸中國版圖薛承教序稱遵竺乾之說以飾治假瑜珈之幻以侈武以其臆創之文字傳其蠻鳩之方音學士大夫鮮能通之而在杭獨能提鉛握槩於箐烟瘴雨之中上以搜楊終常璩之所不及下以補辛怡顯李京楊慎田汝成諸紀載之漏遺其用力可謂勤矣予曩有寫本字畫秀勁可喜此得之福清士人薛士玉乃萬厯末年雕本歸時當細讎之

### 鼓山志跋

志凡十二卷崇正間僧元賢修爲謝古梅編修所贈并

陳說劣崩峯靈源洞諸勝便已耳目發皇九月秋深土人皆言山中雲霧空涌霏霏常襲衣帶間非天日清曠不能騁懷同人畏難予亦不能鼓舞負愧山靈於行墨間博臥遊清事儻可知已復于林上舍溥處獲覩謝在杭徐興公原志前有圖凡十有一頁稍悉此山面目矣元賢削去物產一志而摩崖之刻什僅存其六七則兩志優劣之相去爲何如也

洪武四年會試錄跋

右合戊申己酉庚戌三科之士而試之就試者凡一百八十有九人取一百二十人吾邑俞友仁爲之首初制

一甲第一人授禮部員外郎第二人授吏部主事第三人授禮部主事二甲俱授六部主事三甲俱授縣丞友仁廷試在三甲二十六循例授官宦途亦不達時安南占城高麗之士在本國鄉試畢準至京師會試高麗至者凡三人獨金濤獲中濤廷試在三甲第六亦授縣丞後乞還爲其國相是科陶凱潘庭堅爲主文官考試官則詹同宋濂原本鮑恂也時許於儒官儒士內選用經明行修之士主考試事恂以前元貢士得與其列蓋明初之制如此寧都魏冰叔以爲有文名而用之則臆說也獨濂位祗學士試錄前序專以屬之蓋鴻文鉅手當

時無有出其右者於此見文事之有定價且以見諸公之能溫克以讓而濂之足以當此而不媿也其命題尙仍元制先五經義次四書疑至洪武十七年始改用四書義三道此錄舊藏秀水朱檢討家檢討輯詩綜時嘗持是以綜核明初人物雍正甲寅予友錢塘汪君師李假之於其曾孫繩武持以示予予爲詳考其典制別錄一通跋而歸之師李其殿試之制泰倉陸容撰菽園雜記已詳載之茲不復贅述云

友仁字子安見會元墨選濤籍延安縣見貢舉考鄱陽吳鏞廷試在三甲獨授戶部司計見實錄百二十

人中惟狀元吳伯宗及上虞葉砥有文集餘無考又記

楊用修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濤榜益未見此錄也

### 文選類林跋

文選類林十八卷摘選中麗語類而聚之稱清江劉攽貢父編按貢父本傳不言著有此書卽以宋史及讀書志書錄解題諸簿錄考之文選摘類者第有周明辯之彙類蘇易簡之菁英及雙字類要黃簡之韻粹王若之選腴豈有彪炳若貢父者而不詳列其著述直待明世

乃始刊布此可疑者一也又其徵引多有重複是必作者未定之稿貢父刊兩漢之誤句櫛字比體尙縝密豈有編纂一書而疎忽若此此可疑者二也有明內閣之書號稱繁富一編再編是書既見遺於永樂又不傳於萬厯天府無副墨而民間乃有藏本至焦弱侯撰經籍志乃始收之此可疑者三也不佞癸丑居京師亡友嚴庶常十區方銳意於辭學屬予採擷麗藻若凌廸知錦字苦此書皆無從購覓所摘者僅賦數卷而予以事南還庶常又化爲異物秋鐙展卷感念疇曩不知其涕之出也

天祿識餘跋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

跋

七

錢唐高侍郎以儒臣獲侍

先皇禁幄退而著書二冊題曰天祿識餘意謂延閣廣內秘室之藏有非窮巷陋儒之所得窺見者今觀其書則笑腴言鯖豈足以當天廚一饗也迹其所徵引辨說大半皆襲前人之舊一二偏解時有牴牾不觀左傳注妄謂經皇爲冢前之闕不觀漢書注妄引後漢紀以證太上皇之名不觀水經文選兩注妄詫金虎冰井以實三臺不觀地理通釋妄分兩函谷關爲秦漢其尤踳駁不可據者青雲二字甫田周方叔以爲有四解廼遽以

隱逸當之聚頭扇已見之金章宗詞咏

出歸潛志

乃謂元時

高麗國始貢銀八兩爲流本漢書食貨志乃引集韻以爲創獲八米盧郎旣見之齊隋兩書姚寬叢語云蓋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也黃山谷徐師川何嘗誤用乃用元微之八采詩成未伏盧爲證是知一未知二也古人爲學先根柢而後枝葉先經史而後辭章侍郎置身石渠金鑰獲窺人間未見之本而所采擷若此此可以徵其造詣矣

### 黃四如文集跋

右宋莆田黃四如先生文集六卷乃建安徐氏藏書前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六

跋

八

有徐興公印又有徐惟起圖書末幀標云萬厯庚子夏買於建州距今蓋百三十又五年縹題完好古香襲手予以制錢三百復買於福州市攤可寶也此爲先生男將仕郎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所刊有泰定改元小印後有清源傳定保三山陳光庭盧山曹志跋皆稱至治癸亥蓋跋於至治而刊於泰定也校今明初刊本特少宋濂一序斷爲元刻無疑按先生爲唐御史滔十二代孫名仲元字善甫取堯夫善人吟以四如自號舉辛未進士第終宋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景炎德祐後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贅翁晚年

別號彥安無子以同產弟仲會之子子材爲嗣卽粹是也曹恣稱其文閱深高古精義入神句勢迫曲禮檀弓不造不止洵爲知言雍正壬子九月望日在榕城法海寺書

竹素山房詩跋

竹素山房詩三卷元至治中太末吾衍子行著子行寓吾杭生花坊精小學學古編古人印式諸書而外於閒居錄辨酢醋二字謂酢卽古醋字醋卽古人酬酢字皆今人所未察集中如黃良佑字說辨佐佑卽左右亦有理此集吾浙藏書之家皆無其本維揚馬涉江從姑蘇購抄子僅得見內有一題云仇仁近自建康解組歸有文曰金淵集亦簿錄家所不載并諸家文集未齒及者惜乎其不得傳於後也

宋景濂未刻稿跋

按宋學士文集凡七十五卷曰鑿坡前後集曰翰苑續別集曰芝園前後續集曰朝京集皆公所手定者也以細眼方格命子璲繕錄精整璲爲中書舍人有書名其本初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塘太原張尙書縉爲總漕時得之按本翻錄於淮時正德甲戌也而王禕撰宋太史傳云別有蘿山吟稿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吾邑郎

仁寶輯七修類稿則云嘗見公親書詩四冊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麻高可五寸今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蘿山之稿遺落多矣杭本潛溪集八冊張尙書序稱爲人率妄去取則已非內外集之舊鄭楷撰潛溪先生行狀云潛溪集四十卷芝園集五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四十卷歸田已後所著以潛溪集爲四十卷旣與禕之言不合以芝園集爲五卷暨歸田後四十卷又與公手定前後續各十卷之數不符以翰苑集爲四十卷蓋合巒坡翰苑四集總言之劉誠意基又摘取其精者約爲文粹十卷門人鄭濟鄭洧方孝孺等以爲未盡乃更選續十卷皆孝孺與劉剛林靜樓璉手自繕寫刊於義門書塾至天順元年弋陽黃溥秉憲蜀川輯拾遺稿梓於茂州凡十八卷今所稱蜀本者是也暨後高淳韓叔陽又彙諸家之本定爲全集刊板金華令署凡三十三卷今世所行編類之本是也此外更有衢本不知何人刊外國本安南日本朝鮮皆無傳此稿乃金沙蔣編修超得之於公裔孫孝廉實穎祇三十八篇皆在元時所作而釋門文字居其半長山陳國華來守金華康熙甲辰梓於郡齋吳祭酒偉業嘗爲之序其中敘述公集顛末猶爲未詳予特爲鋪陳之若此

忍齋文集跋

忍齋集詩二卷文三卷明萬厯間朝鮮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兼領經筵事南陽洪暹退之撰攷暹爲領議政贈諡文僖彥弼子中司馬魁選補弘文館正字歷今官初以忤權臣得杖繼主試發策直言時政謫官歷事四朝以愛惜人才恢弘士氣爲勸居文僖公喪三年不出廬外母宋爲領議政軼女歿時已八十餘以哀毀致疾竟卒蓋東國所稱賢大臣也左議政金榮貴撰墓銘稱其文章典實溫雅絕去浮誇之習集中如沈連源徐慶于諸墓誌皆可以補鄭麟趾高麗史及東國史畧之闕惜乎朱竹垞搜輯外夷文獻竟未入之陪隸之列吾友符戶曹幼魯買之燕京市集以歸小山趙氏插架借觀累日爰跋其顛末而還之

靈樞經跋

七畧漢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篇皇甫謐以鍼經九卷素問九卷合十八篇當之唐啟元子王祿遵而用之素問之名見張仲景傷寒卒病論鍼經則謐所命名也隋經籍志鍼經九卷黃帝九靈十二卷元滄洲翁呂復云苟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據復所疑九靈是九靈鍼經是鍼經不可合而爲一也王祿以九

靈名靈樞靈樞之名不知其何所本卽用之以法素問  
余觀其文義淺短與素問岐伯之言不類又似竊取素  
問之言而鋪張之其爲王砮所僞託可知自砮改靈樞  
後後人莫有傳其書者唐寶應至宋紹興錦官史崧乃  
云家藏舊本靈樞九卷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准使  
府指揮依條申轉運司選官詳定具書送秘書省國子  
監是此書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定  
也孰能辨其真僞哉其中十二經水一篇無論黃帝時  
無此名而天下之水何止十二祇以十二經脈而以十  
二水配任意錯舉水之大小不詳計也堯時作禹貢九  
州之水始有名湖水不見於禹貢唐時荆湘文物最盛  
洞庭一湖屢詠歌於詩篇徵引於雜說砮特據身所見  
而妄臆度之耳挂漏不待辨而自明矣

脈訣跋

子朱子曰俗傳脈訣辭最鄙淺非叔和本書乃能直指  
高骨爲關柳貫曰朱子取高骨爲關之說不知其政出  
王叔和脈經也脈訣乃宋中世人僞託或曰五代高陽  
生所著呂復曰六朝高陽生謬立七表八裏九道之目  
以誤學者高陽生不知何人柳以爲五代則宜入宋史  
藝文志呂以爲六朝則宜入唐書藝文志兩志無之疑

是宋世庸醫枕中之秘非通人所習也呂又云通真子  
劉元賓爲之注且續歌括附其後辭旣鄙俚意亦滋晦  
今世俗乃以歌括爲脈訣則輾轉迷謬貽誤不淺矣

### 漢官儀新格跋

此雖博戲之書而西京職官之制度大備有志漢書者  
舍其術而精其意可矣其戲先置盆入金以象口錢非  
劉氏不得王爲宗正及尚公主以象一姓漢歷土德之  
運其數五五二十五極矣故率二十五擲乃一終局  
有免貼例有納貼例有得益例有雜例而遷資降資賜  
爵比視之道備焉末復附以亡是公翰林主人二傳劉

攷自跋以爲幼年時所爲仲原父爲之序至爲亳州守  
因復增損之晁公武讀書志遂誤以爲原父所作按宋  
史攷傳自京東轉運使出知兗亳二州守亳時年已六  
十而自言嬉戲不異前時其詼諧嘲諢之風可想見也  
遼史國語解堂印博采之名此書及李氏打馬格皆用  
之則知堂印不獨爲契丹語矣錢塘沈上舍岑淹雅好  
古酒間出此書見示因撫所聞見書以質之

### 袞裳集跋

鄭元辭馬融東歸臨川王世說以爲恐元勝已而心忌  
焉元亦疑有追坐橋下在水上據屐乃得免劉孝標曰

馬融大儒豈肯爲此耽毒此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若夫佛門廣大志存利濟旣名三衣爲忍辱鎧乃云傳衣之人命如懸絲何也又北宗之人以秀師得信衣付受使張行昌行刺是則釋氏之伎忍毒害較世人爲更甚盧行者受衣不傳豈惟消弭爭端亦是一斬截了當法萬厯間信受居士吳世忠輯袈裟集自釋迦牟尼以金襴袈裟付囑摩訶迦葉止於惠能大師共三十三祖更益以青原南嶽永嘉智隍以衍曹溪之派斯釋門之道統圖也佛祖統紀通載諸書皆繁曠不可卒覽此獨鉤元提要簡而能該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億萬斯年永無斷絕彼袈裟何爲哉何爲哉戊申曝經日智光居士杭世駿槃談書

王佩箴刊不自棄文跋

此文不見于朱子本集其言則醇乎儒者之言也吾友樹南王先生錄于座右日莊誦以爲庭訓旣棄養哲嗣佩箴等奉行無敢失隊刊布以永其傳棄之時義大矣有美質而不知力學是棄其天也有世澤而不知培植是棄其祖也推廣言之原伯魯之子亡于不說學楚越椒亡于傲狠晉欒黶鄭伯有亡于汰侈郤至亡于驟稱其伐楊食我亡于黨惡欒高亡于嗜酒而好內而其原

皆由自棄于禮法始春秋一書每以保家爲兢兢此先  
儒所以反覆譬喻而吾友所以服膺終身至老而不釋  
也佩箴兄弟憬然思先德而貽後嗣弗替引之王氏之  
興也豈有旣乎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七

仁和 杭世駿 大宗撰

書後 題辭

書 國朝諡法考後

歲在壬申同年金江聲觀察家人不戒於火所著悉成煨燼江聲前爲內閣侍讀時在閣中繙閱

四朝實錄及

國史玉牒八旗檔案家譜及禮部新舊冊籍始知漁洋所著

國朝諡法考中多繆誤或重見疊出或有官無名或無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七 書後

一

諡而誤爲有諡并名字舛錯不一而足因細加訂正益以康熙三十六年以後至今得諡諸臣姓氏年月頗爲詳慎惜其書未傳漁洋之書單行無有起而與之證者特書江聲之說於後後有志於斯事者可踵而行之漁洋得諍友而江聲爲不亡矣

書史記周本紀後

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應劭韋昭孟康徐廣裴駟司馬貞諸家解此者多非是獨正義之說得之第其計五百歲之數則正義與索隱皆爲不合索

隱云自秦列爲諸侯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三十六城以入於秦凡五百一十六年是合也云百舉其大數此說本顏師古按五百載之後復云十七歲則必不盈

不歎恰當五百之數然後再計之爲十七歲若以舉大數而言則十七歲爲無憑矣正義云非子生秦侯已下

二十八君至孝公二年合四百八十六年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則成五百歲按秦本紀及十二諸侯及六

國年表自非子始封已後秦侯十公伯三秦仲二十三莊公四十四襄公十二文公五十寧公十二出子六武

公二十德公二宣公十二成公四穆公三十九康公十

二共公五桓公二十七景公四十四哀公三十六惠公十

悼公十四厲共公三十四躁公十四懷公四靈公十年從

表秦本紀作十三誤簡公十五本紀作十六誤惠公十三出子二獻公二

十三本紀作二十四誤迄孝公二年凡四百九十八年其二年

意必非子始封之歲也恰當五百之數則正義所云亦繆鑿而不可從矣然太史公之稱此言者凡四皆錯雜

不出一其稱十七歲者惟封禪書與周本紀同秦本紀則云七十七歲老子列傳則云七十歲諸家皆無所

糾正獨顏師古注漢郊祀志始以十七歲爲正

書後魏書鄭道昭傳後

吾讀魏收之史而信當時之稱之爲穢者非妄也楊遵  
彥之謂收曰論及諸家支葉姻親過爲繁碎夫收之所  
短僅繁碎而已乎以其好惡之私瘡疵人物名門通德  
敢于誣讖而不顧卽滎陽鄭氏可睹矣收言自靈后預  
政淫風稍行及元義擅權公爲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  
多亂雜而其傳鄭德昭也則稱其子嚴祖閨門穢亂聲  
滿天下又稱其從子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  
嗟乎若此者固何足以汚史策而收乃詳書而不爲諱  
非其直筆予疑鄭氏諸賢必有與收作色者所謂按之  
則使之入地也收又不傳李神儁盧元明事乎

見李神  
寶傳

儁欲娶鄭嚴祖妹盧元明亦將爲婚遂致紛競鬪於嚴  
祖之門夫李盧非卑姓嚴祖非勢要始而請婚繼致紛  
競其閨門無穢亂之聲可知也齊趙郡王獻及壯將婚  
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  
高見北齊  
書本傳述祖嘗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  
娶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夫將婚而  
有戚容則恐不知其亂雜而娶之也娶之而不嫌而且  
敬禮之至於久而不敢懈而謂閨門穢亂聲滿天下者  
可以得之乎嗚呼其所以誣鄭氏者乃收之所以自穢  
也與

書堯峯汪氏中星解後

朱子曰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介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堯峯汪氏遂曲爲之解曰於春言其形則夏爲蒼龍秋爲元武冬爲白虎可知夏言其次則春爲鶉火秋爲元枵冬爲大梁可知於秋冬言其宿則春爲柳星夏爲氐房可知愚謂此臆說也南方朱鳥七宿而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鶉鳥首西尾東言鳥可以該鶉火言鶉火不可以該鶉首鶉尾也故中春固宜以象言而夏言蒼龍秋言元

武冬言白虎則泛矣東方蒼龍七宿而心爲蒼龍之中星大火又爲心三星之中星言火則心在其中言心則蒼龍在其中故中夏固宜以次言而春言鶉火秋言元枵冬言大梁則泛矣北方元武七宿而虛爲元武之中星西方白虎七宿而昴爲白虎之中星故中秋中冬固宜以宿言若夫柳爲鳥喙氐爲天根角亢皆繫于氐房近心爲明堂皆不可言春夏之中星於此乃得窺見古聖人立言之明且當皆有確乎其不易者如其以互文測之不亦慎乎堯峯又以南宮朱鳥爲鶉火之次東宮蒼龍爲大火之次北宮元武爲元枵之次西宮咸池爲

大梁之次此亦齷齪之偏解也劉歆三統歷費直周易  
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十二次者甚備蔡邕月令章句  
則言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春季鶉火之次小暑大暑  
居之夏季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秋季元枵之次小寒大  
寒居之冬季後代歷法漸密二十四氣皆有中星焉得仍  
執天官書四宮之次以定四仲之中星乎又其言朱鳥  
春分蒼龍夏至元武秋分白虎冬至皆見於南方墨守  
鄭孔之說而以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取南  
方以爲準不知玉衡之管兩端所窺北極一處凝然不  
動南上諸星逐時移動此本天行自然之運豈因聖人  
南面而有改移唐一行撰開元大衍歷其言之也蔡詳  
堯峯其未之深考也歟

書漁洋山人題展子虔高歡歸晉陽圖後

元郝文忠公集亦有此題稱高緯非高歡也考宣和畫  
譜展子虔畫齊後主歸晉陽圖六幅高歡歸晉陽圖是  
唐張昉畫不可混也古人作畫十日一山五日一水或  
有遲之經年累月而不訖工者非如今日信手塗抹隨  
卽散失故唐以前之可稽者備載於張彥遠名畫記其  
次則恃有宣和畫譜其可考覈如此焉有至今日而商  
邱宋氏突出展子虔之畫定爲高歡也山人詩云紅衣

執樂一千指益知爲馮小憐偕行之證歡雖多內寵神武紀中每歲一歸晉陽以太原根本之地藉婁后居守也其時方與關中構難未暇攜挈宮眷觀北史后妃傳馮翊太妃爲高澄所烝因司馬子如而事解可證芒山一戰而根基立沙苑一敗而疾遂不起使斛律金唱敕勒歌正其疾革時事任意闌入尤爲雜選

書汪息廬辨誣後

荀卿云有爭心者不可與辨歐公亟稱之蒙叟之詆王李也其有爭心乎因王李而及汪司馬伯玉則人欲橫決肆臆衝口無復檢制尚足與辨乎夫有爭心不與辨

可也有爭心而誣及其先世能默而息乎則辨之不可不早辨也息廬先生爲司馬再從孫著辨誣一篇援據詳確辨駁明哲使蒙叟復起亦難置喙昔岳珂著籲天之錄而武穆之寃以白今息廬作辨誣之論而太函之道愈彰名德之後不賴有賢子孫哉第辨誣一篇世不多見吾友對琴於息廬又爲從孫旣刊布以正當世耳食之徒又博求篤古而達於辭者助之張一臂而呼而蒙叟回惑之私心如燃犀之照諸醜畢獻矣余於汪錢二家本無左右袒之見鈍翁力詆蒙叟之文不爲司馬報復也望溪方氏辭又加甚焉余不敢循聲附和拾前

人之牙慧以沒蒙叟之長嘗遠遊端州登閱江樓讀司馬平蠻碑大書深刻照耀荒裔心竊嚮往之雖無息廬之辨已心知蒙叟之誣矣

書五臺清涼山傳後

萬厯甲申廣應寺沙門鎮澄與晉陽法明武塘幻余共編斯傳密藏法師刻大藏時已入法函其九卷異衆感通一條云北齊帝第三子天保七年身嬰重疾因入清涼於文殊像前然身供養火盡闍官劉謙之拾其骨塔於鷲峯之西帝悼之卽於焚身處建寺卽今東壽寧舊稱王子燒身寺考北齊列傳文宣第三子爲范陽王紹

義周武平齊紹義奔突厥卽帝位稱武平元年周人購得之流蜀死山傳所云不知何所根據想亦釋子附會之語鎮澄序稱唐初藍谷法師創集宋僧延一又爲廣傳則斯語沿襲已久不可致詰又考文宣紀天保七年五月帝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十年二月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當時創立寺觀凡二百餘所章仇子他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

見唐書傳奕傳

東壽

寧寺或帝所立燒身之說姑以傳疑

書宣德彝器譜後

此明宣德三年工部檔案也遼陽年中丞希堯從部錄

出以宣宗諭旨中有鑪鼎彝器四字遂摘用之係年氏所定非實事也司禮監張斌奉旨與工部尚書呂棠眼同校勘虛實計所用之物暹羅國風磨生鑛洋銅三萬九千六百斤赤金八百兩白銀三千六百兩倭源白水鉛一萬七千斤倭源黑水鉛八千斤日本國紅銅一千斤賀蘭國洋錫八百斤鋼鐵一萬二千斤天方國番礪砂三百六十斤三佛齊國紫砒三百斤渤泥國紫礪三百斤渤泥國臘脂石二百斤琉球國安瀾砂三百斤金絲礪二百斤晉赤礪二百斤鴨嘴膽礪二百四十斤白礪二百斤黃明礪一百二十斤寒水石二百斤出山水銀一千二百斤辰州府硃砂三十斤石青三十斤石綠三十斤銅綠三十斤古墨二十斤黃丹五十斤文蛤五十斤礪砂五十斤方解石二十斤自然銅一百斤白蠟一百二十斤磨光後上色用黃蠟八百斤造模式用血竭二十斤無名異二十斤赤石脂二十斤雲南黑白碁子各二萬箇雲南料石一千二百斤出水煤炭十萬八千斤湖廣櫟炭十萬斤松木生柴一萬斤蘆葦柴三萬斤楊木桴炭六十斤光砂一千斤共三千三百六十五件有滲金蠟茶藏經流金四色用赤金作屑鍊錄七次水銀薰擦入骨作雨雪點子號曰滲金鑄鼎時物力富

饒取多用弘故宣鑪爲後世所寶貴劉氏帝京景物畧  
謂爲內庫失火取其煨燼鑄鑪家無實錄不能定失火  
之虛實而檔冊鑄鼎之年月今猶可考也劉氏不知何  
所本而妄言之王氏池北偶談又襲用其說尤爲耳食  
先府君藝餘類纂後記

此先府君類編雜事也不肖孤裝繕旣竟泫然流涕而  
言曰先府君有張茂先之博虛有劉原父之殫洽耕經  
疇史引一物不知爲己耻山海神異之經五嶽十洲之  
記納甲飛伏測圓周髀之術七禽三鏡紫囊瓊珞之書  
玉靈金策耳鳴目瞶之占驗大秦末尼西蘭竺婆羅門

之象教陰符內景黃冶芝菌七部十二門之元奧莫不  
掇其菁華而析其底蘊夫是之謂洞陰陽之原通性命  
之理而細亦不遺乎蟲豸者也夫自皇覽集於當塗類  
林興矣降及六朝華林園修文殿諸書皆以儒臣分撰  
歲糜大官牢廩然猶積日違時懂而克竣先府君卑居  
蓬藿未能盡窺西清東觀之藏閱市借篋部居州次其  
用力較之前哲爲艱而精審有過之無不及嗚呼其可  
傳也已不肖孤惛愚無狀舊學就荒諾臯之記未慰于  
文昌靈光之賦有媿于延壽讀是編已輒不自知抽怛  
于懷也謹篋積而藏之俾貽我後嗣焉雍正四年太歲

在丙午第二男世駿百拜敬撰

晉安三鄭文題辭

建安鄭石幢與弟荔鄉先後成進士子有章又中甲科將刊其文以問世求品目於余余以晉安三鄭集題其首有章謙謙不敢自信以爲參措於二父之間近於非求益欲速成余解之曰以學論則清江有三劉敞也攷也奉世也敞攷刊漢書之誤奉世爲敞之次子能各出其說以成一書則當仁不讓也以文論則吳興有三沈括也邁也遼也邁遼爲括之兄子存中以淹博見推於黃文節而西谿雲巢兩集均能頡頏以傳援此例以位置有章不爲無稽而吾更有證明者唐竇常兄弟五人集名聯珠以其爲同氣也明景泰時郭定襄官都督僉事繼之兄後三代之詩皆名聯珠人患無文可傳耳苟有文父欲得以爲子叔父欲得以爲猶子並駕一時豈非家門之幸哉

慎端揆詩題辭

慎子端揆荒村甲子自數晨夕著春秋闡義及毛詩原志各數十卷趙東山范逸齋不能過也間以餘力發爲詩歌天真爛漫奄入南村之室竹溪其壻鄉也諸沈談藝爲吳興詩道圭臬端揆獨不受其牢籠獨往獨來孤

行無與真豪傑之士哉家貧訓蒙自給有水田數雙立  
苗觀刈躬親饁餉行吟阡陌之閒意思蕭散余屢欲過  
之盤蔬脫粟清寒不可耐輒復中止是我之自遠於端  
揆非端揆疎我也讀其詩其人斯在秋窻放筆欲與儲  
王一輩人共參之

施北亭十駕齋集題辭

余於北亭十年以長北亭兄事余摳衣趨隅謹循弟子  
之職然措思深湛眼光所到洞垣一方偶眎所作審定  
一二處其意所不滿者余未嘗不自知也以故稠人廣  
座中有北亭在輒矜慎不敢妄有論列其見憚如此勾

甬全祖望謝山穿穴羣籍意不可一世北亭每有匡益  
謝山旋即改定今世所刊經史問荅可證也吾黨多畏  
友核其尤則張燿曦亮與北亭爲最北亭家中落之閩  
之楚連歲奔走於衣食心志幽憂精膽外鑠年壽不永  
不得副其所欲到之境命也嗚呼聖涯靡竟樸學非百  
年可了北亭意欲爲東萊深寧一流人耻以詩文自見  
每有所造清樸無俗言而嬾不收拾旣歿孤子燿搜葺  
於友朋閒得如干篇姊壻葉世組同里鄭信許承基力  
任刊布注沆爲作傳而以序屬余余豈能傳北亭哉有  
後死之責而相知爲最深舍余而他求非北亭所樂也

施得齋壁心集題辭

宣城施君得齋以拔萃貢成均實出閣學李雲麓先生門下余與之有同門之親出宰興寧

聖天子方求方聞有道士得齋應

名來闕下旅邸過從相得甚歡余又與之有同歲之誼在昔高允以龐鴻篤懋之德登仕魏朝同徵者四十二人允皆一一爲之頌古人嚴辨出處而敦崇朋舊蓋如此其摯也余落落寡合獨持此伉直不阿之意以與世相往復則雖方之古賢而誠無愧色深知而篤好余者莫得齋若矣得齋爲吏亢不違俗其爲古學清深溫栗

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七 題辭

十三

而不徇乎時科舉之文則童而習逮壯而工養深而力裕取多而用宏學已立仕已優猶孳孳措意乎是則前時結習之所存欲一旦決然舍去而不可得也會其鉅藁旣竟余遂綜次前說以冠其篇

許氏連枝圖詩題辭

許氏以北新城之望爲最著隋室迄命通議善心以身殉君元孫遠爲睢陽太守尹子奇破城與張巡先後同死世濟忠貞光昭史策後人梅巖先生親疾刲股歿而廬墓次子仲昭亦以母病割肌天其天年昔人品目錢思公爲忠孝家余卽借以題許氏尤爲允協吾友默齋

梅巖先生長子也稟賢哲之資義被一鄉仁收九族懿  
行卓卓光前裕後痛季弟之早亡而奇孝不彰繪連枝  
圖廣徵羣雅欲壽仲昭於不朽以余有善則記希風古  
之惇史諄乞一言余慙不敢當也記云身也者親之枝  
也古者述同氣者皆原本於草木唐風以杕杜發端大  
雅以常棣起興春秋以葛藟取譬後人傳襲其說殷繁  
謝庭蘭玉韋家花樹李氏華萼韓相桐陰更僕難數比  
物比志默齋猶斯義也余浮湛里閭垂垂以老遇倫彝  
節義之事稱說不置津津溢于齒頰歐公脩獨行之傳  
謝鐸撰尊鄉之錄竊有志焉輒題數語以殿諸君子之  
後附青雲之士而聲施後世昌黎韓子所謂有榮耀者  
此也

姚春漪懷人詩題辭

懷人之什肇源於卷耳繼之以永懷繼之以永傷終之  
馬瘖僕痛望遠而不見思深哉在成周開國之初後王  
制禮作樂用之以覲以燕與關雎葛覃爲鄉樂升歌合  
樂與鹿鳴之三文王之三並奏於廟廷制如此乎其嚴  
重也世衰道微友誼漸薄然伐木猶相嚶鳴而求友聲  
雞鳴猶因風雨而懷恐懼孔子刪詩取一二篇以立人  
倫之極降及漢晉蘇李錄別於河梁劉盧敦交於軍旅

過此以往更僕不能悉數承學或昧其原以詩爲侈結  
納誇聲氣之具則諱矣姚子春漪有友十人推襟送抱  
以古誼相切劘一日而有三秋三歲之思吳趨雖近游  
乎情往似贈興來如答詩如其數而作而苔岑之聲音  
笑語恍恍如可接焉何其纏綿而悱惻也余交滿寰宇  
五十年來皆已化爲異物間有一二人未卽隕謝如晨  
星落落可數求如春漪之盛已成隔世又惜與春漪定  
交不蚤同心蘭臭不得與於十人之列春漪其謂我何  
哉

嶺雲上人話墮集題辭

道吾堂文集卷二十七 題辭

十四

歲在闕逢困敦里中諸宿老閒適無事扇兩湖之芳風  
追八社之逸軌吟興聿新佛香時接牽率入社者北山  
則恒公南屏則讓師也讓師蓋纏永離辨才不斷破械  
作詩正如發微妙音證無畏義以禪爲大超耶以詩爲  
小超耶吾不得而辨矣而師且標集曰話墮是崇彼法  
而輕言志永言之教也亦以世之泯泯焚焚以言詩者  
之衆而思力矯之也嗚呼執相徇名錮迷識浪澄觀朗  
悟在下天下地者旣無能以爲役窮老盡氣瑠肝腎以  
爲詩非不專矣而四深二廢四離之旨又復使方外得  
專其美讀此集竟有不愜墨而汗下者耶

